

## 第一章

一八一九年

史塔佛顿伯爵收紧缰绳，停住马车，马夫立刻从后坐跳下来。

“老爷，下头都是碎石子路。”他兴奋地奔过来说：“这些路坏透了。”

“坏到了极点！”伯爵更强调地说。

他把马缰套在马车前头，然后下来。

这路确实非常崎岖，假如石头夹在马蹄上他也不会觉得奇怪。

也许自己太轻率了，居然选上一条崎岖的山路，但是他急着要到伦敦去，急着离开阿尔斑街附近那座可厌的磨房，那儿住着两个有名的拳师。

那是一场非常精采的拳赛，伯爵还付给赢方一笔相当数目的款项。事实上那些家伙几乎从头到尾一直在打呵欠。

无可否认的，伯爵这个人是不容易讨好，但偏有那么多人和事不得不让他骂声“混蛋”！

这是个令人愉快的春晨，路边野花开遍，青翠的草地上星星点点。篱笆内的樱草和野风信子连成一片，仿佛林里铺了一张绿色的地毯。

马夫从马蹄中挑出一颗尖锐的石子。伯爵四处眺望，又愉快地望望自己的马匹。这一队马真可说是“绝配”，相信“乘驹俱乐部”里再也没有比这更相配的了。

为了舒展一下筋骨，他散步到草地上，不顾花粉沾到自己那双级有穗带的长筒马靴上。这双马靴曾因赛马冠军而大出风头。

他走到一堵砖墙旁边。这堵墙相当高，似乎围绕着达官显要富贵人家的大庭院。

砖薄薄的，岁月将原来的鲜红褪成深粉红色，表示这堵墙是依莉莎白时代建的。伯爵是一位古董专家。

春天的阳光照耀粉墙上确实美极了。他真希望自己家里那栋房子也是这种颜色。正思维间，突然有件东西从他额上飞过，只差几寸就打中他的头。

东西拍地落在脚下，他惊奇地发现那是一个皮包，并不太重，可是当作武器却相当危险。

他找寻这东西的来源，赫然发现一个女人从墙上爬过。

先是看到一条很不相衬的长腿伸过墙来，然后一位婀娜多姿的女子优雅地从墙上跃下，柔媚地平衡自己以防跌跤。

女子低着头寻找皮包，赫然发现皮包在伯爵脚下。

“真是危险到了极点。”伯爵冷冷地说：“假如那东西打到我的头，可能早被你打晕了。”

“谁知道会有人正好站在这个墙下？这里本来很可能会有人爬下来的嘛。”

她边说着边走近来。她把小软帽夹在腋下，秀发闪耀着金黄色的光泽。她按头望着他，眼如秋水，晶莹剔透。她斜院墙角一眼，透着些许调皮。

嘴唇微翘，显得更俏皮伶俐。

她并不怎么漂亮，可是脸蛋相当迷人，跟伯爵以前看过的女孩子截然

不同。

“离家出走？”伯爵猜测说。

“假如我可以从大门出去，就不必翻墙了。”

她边回答边弯腰拾起皮包，这时，她发现了伯爵的马。

“那是你的马？”她满怀敬畏地问。

“是的。”他回答：“马夫正在给马挑石头，你这条路可真难走！”

“哼！才不是我的路呢！”女孩子立刻反驳：“这些马真不错，我还没见过这么棒的马！”

“这是我的光荣！”伯爵嘲弄地撇着嘴唇说。

“你上哪儿？”

“伦敦！”

“那……请你……带我一起走，好不好？我正要去伦敦。我最喜欢驾驭这么漂亮的马了。”

她说着定近马儿，完全忘了皮包还躺在伯爵脚下。

“我觉得我有责任问你为什么逃跑？从哪儿逃出来的？”

伯爵严肃地问。

女孩已经走到马的跟前了。她伫足审视着马儿，眼睛充满光彩。

“真棒！”她叹息道：“你怎么找到这么相配的四匹马？”

“我在问你问题。”伯爵坚持着。

“唔？”她心不在焉地说：“我是从学校逃出来的。在他们发现我出走以前，我们必须尽快离开。”

“我不愿做这种该受谴责的事。”

“这话听来真是老古板。”她嘲讽地说，“假如你不愿意带我走，那么那个屠夫杰勃愿意。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挥之即来。”

“你跟他约好了？”

“没有。不过我跟他谈过他的马，我知道他会帮忙的。”

她一边说一边望望前头，然后回过脸望着伯爵。

“请你带我走。”她几乎是乞求地说：“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会回去的。反正不是你就是杰勃带我走，但是我更喜欢坐你的马车。”

她还说着，马夫挺起身子说：

“老爷，一切都准备好了。”

女孩子依然凝视着伯爵。

“求求你！”可怜兮兮的声音。

“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出走，假如我认为理由不充分，就再送你回去。”

“你不能这样奸诈！”她大叫：“我的理由很充分呀！”

“那就好。”伯爵咧着嘴笑了。

伯爵挟着她进入马车，解开缰绳。

马夫拾起皮包，放在后座。伯爵跳上高高的驾驶座，吆喝一声，绝尘而去。

沉默地走了一段路，伯爵才发觉他的同伴不是对他有兴趣，而是对他的马好奇。

“我在等着……”他说。

“等什么？”

“你知道等什么。我觉得你在使用缓兵计，只要拖延到差不多离开了学校，你就不必告诉我了。”

她甜甜一笑，嘴唇微翘，看来越迷人。

“你真聪明。”

“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愚蠢。”伯爵尖刻地说：“到了伦敦你去找谁？”他的旅伴轻轻地笑了。

“但愿能告诉你是一个殷勤的公子哥儿，但是老实告诉你，假如有那么一位公子，我就不必偏劳杰勃或是象你这样的陌生人带我逃学了。”

“不找什么人？那你急着到伦敦干什么？”

“因为我太大不能再留在学校了。那个可憎的禽兽监护人硬要我把青春浪费在哈罗门。”

“哈罗门有什么不对劲？”伯爵问。

“没有一样对劲！闷得发慌，每个人都老朽迂腐不堪。我在那里过圣诞节，结果除了教区牧师没见到一个人。”

她的话尖酸刻薄，说得伯爵笑了起来。

“看来你在那个地方是受够了。”他说：“难道就没别的地方可去了吗？”

“有些地方我的监护人认为不够远。”女孩说：“那个可恶的畜生甚至不回我的信，我提出的任何建议都被他的律师驳回。”

“他好象很无情嘛。”伯爵若有同感地说：“你现在回伦敦是决心当面反抗他吗？”

“当然不会，我不想接近他。我怀疑他不见我，也不跟我通信的原因是他正在侵吞或挪用我继承的遗产。”

伯爵若有所思地转过头看她，那顶系着深蓝色丝带的软帽被压得扁扁的，那袭长衫看来单调平庸。她激动地说：

“你以为我看起来不象个继承人是吗？我连穿衣服都要经由表姊艾黛莉挑选，她已经快八十岁了，还得由“监护律师”支配她的钱。”

她咬紧嘴唇，接着说：

“上个星期我已经满十八岁了，我所有的朋友——知心的朋友，去年都参加成人宴会了，我仍然在悲悼父亲的去世。我猜想，他们一定是想尽办法不让我出现在法庭上，但是今年，我相信我可以去伦敦了。”

“监护人凭什么拒绝你？”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从来没接到那个畜生一封信。自从圣诞节以来，我写了一封又一封，而他的律师只回答我说要我继续呆在学校，直到有进一步的通知。”

她吸了一口气，继续说：

“我一直等到现在，三个月了，最后我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要自己管自己的事。”

“你到了伦敦以后想干什么？”伯爵问道。

“我要变成一只‘流莺’。”

“流莺？”

“那是卡蕾的哥哥鲁柏特为她们取的名字，不过我相信还有另一种说法是‘风尘女郎’或‘神女’。”

伯爵吃惊得忘了执辔，马儿狂奔起来，他立刻收紧缰绳，然后说：

“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当然知道。”同伴说：“假如社交界不能容纳我，我就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

“我不相信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我最要好的朋友卡蕾去年来看我时，跟我详细地说明过了。所有的公子哥儿都有情妇。大家都以为自己找的女人只属于他自己，不再属于别人。其实流莺只要姘上一个男人，还是可以再挑选一个小白脸玩玩。”

“难道你相信那种生活适合你吗？”伯爵斟酌字汇，小心地问道。

“总比生活在那个死气沉沉的老学校里来得精采。她们能够教的我都会了。当然，我对情夫也要小心地选择，以免浪费时间。”

“但愿如此。”

“能够为所欲为，你说多有趣！不再有人老是跟在屁股后头告诉我什么又做错了，什么又不雅了什么的。”

“有没想过你会做些什么？”

“到宝松园去看看烟火，开自己的马车逛公园，每天晚上跳舞，自己拥有，栋房子，不必为结不结婚操心。”

“你不想结婚？”

“当然不想，那比当情妇还坏，永远跟一个男人绑在一起，哼！卡蕾说，好象女人光把这个社会当作结婚菜市场。”

“这是什么意思？”

“她说每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都在争相钓金龟，只要男的有地位，有财产，胖一点、老一点都没关系。还好我用不着想心这点，我自己有一笔非常巨额的遗产。”

“当然咯。对了，假如你真有那么多财产，监护人会不会让你用呢。”

“我说过了，他从不给我回信。律师告诉我清单已经进给他了，只要他签字就可以付钱给我。可是我需要马上得到；现金。”

“你最好想办法得到那笔财产，总比干你说的那种职业。强。”

“职业？”她怀疑地问，“流莺也算是一种职业吗？真有意思！”

伯爵想好好地跟这个好辩的女人抬抬杠，可是话到嘴边：又吞了下去，默默地皱着眉头好象很专心地驾驭着马车。

他不知道该怎么对这个任性的小姑娘解释。他确信，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的事情到底有多复杂。

他可以想象得到，她如果一意孤行，必定会发现置身于一群荒淫无耻的流氓太保之间，他们无所事是，参加飞车党，竟驶于乡道，目的只是寻找刺激。

“不告诉我名字？”过了一会儿他问。

“柏翠纳……”她欲言又止。

“应该还有个姓才对。”

“我已经告诉你太多私事了。让你知道太多是不聪明的，说不定你是我父亲的朋友。”

“那我更该劝阻你做那种不名誉的事。”

“没有人能阻止我。”柏翠纳说：“我下定决心，等到能自立，就要跟监护人周旋到底。”

“我想你一定没问题的。”

柏翠纳微微一笑。

“不晓得你有没有想到，说实在，我在逃学以前就准备好了。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

“什么准备？”

“我筹了一笔款项。”

“怎么筹的？”

“我寄了一张自己做的清单给律师。”

“什么清单？”

“有关书籍、制服，还有各种杂费的缴费单，我想他们一定会怀疑，可是他们会给得很爽快。”

女孩说得那么得意，伯爵也不禁微笑起来。

“我看得出你很机灵，柏翠纳。”

“不得不如此。”她回答道：“除了该死的表姊艾黛莉之外，我在世上是无亲无故。”

伯爵默不作声。半晌，柏翠纳又接着说：

“相信我一定能拿到钱独立生活。只要我把自己弄成伦敦的话题，监护人就不得不把钱交出来。”

“假定他不肯？”

柏翠纳叹了一口气：

“当然，他不肯。那样我只好等到满二十一岁，才能获得一半；等到二十五岁，我就可以得到全部了。”

“我想，在所有遗言中，都可能有个但书——假如你结婚……”

“是的。”柏翠纳同意道：“可是我却不愿结婚，把所有的钱交给我的丈夫去支配。”

稍停，她又讽刺地加上一句：

“他还不是会象我的监护人一样，把钱统统吞下，不给我分毫。”

“不是所有男人都那样。”伯爵温和地说。

“卡蕾说，这个社会充满了‘淘金者’，一些纨绔子弟天天梦想着讨个富婆，我看当流莺还过得惬意些……反正我是当定了。”

“对男人你似乎还不太了解。”伯爵道：“我不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特别迷人的男人作情夫。”

柏翠纳沉思了一会儿，说：

“我不要向他提出什么经济要求，卡蕾的哥哥告诉她，他的情妇每年都向他揩一笔财产，她要马、车子、赛西亚的房子和许多珠宝，可是打死他也拿不出那么多。”

“我不知道卡蕾的哥哥是何许人；不过我以为他对公子哥儿的描写不尽可靠。”

“他叫维斯康孔勃。”柏翠纳说：“卡蕾说他是个时髦人物。”

这就是柏翠纳知道的所有资料！伯爵暗暗地想。

他认识维斯康，那是个相当乐天派的笨家伙。他很浪费父亲莫孔勃侯爵给他的津贴。

他的父亲生活放荡，搞得圣詹姆斯俱乐部人尽皆见

仿佛看穿了他的沉默中若有所知，柏翠纳问道：

“你认识鲁柏特？”

“我见过他。”伯爵承认了。

“卡蕾认为他会待我象丈夫一样好。他一直需要钱。可是我不要丈夫，我要独立。”

“我希望你了解，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伯爵说。

“那为什么有些女人会当流莺？”

“通常并不是因为拥有一笔遗产。”

“有遗产也没有用，假如不能得到手。”柏翠纳说得好象很合逻辑。”

“假如你听劝，”伯爵说：“我建议你在做得过火以前先见见监护人比较好。”

“那有什么用？”柏翠纳激动起来：“他一定会气坏了，又叫警卫把我抓回学校，然后我又得重新再准备逃走。”

“其实只要说明你年纪大了，不适合再呆在学校，而且同学都参加过成人舞宴，他会谅解的。”

“谅解！”柏翠纳嗤之以鼻：“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谅解！为什么？为什么世界上男人这么多，爸爸偏偏要选他当我的监护人？我料定他是一个老古板、死脑筋，不知道什么叫快乐。”

“你怎么知道他就是这样？”

“因为爸爸自己过得很刺激、很冒险，可是他要保护我。他对我说过：‘宝贝，等你长大以后，希望你不要犯我犯的过错。’”

“他犯过什么错？”

“我不以为他有什么错。比起我自己犯的算不了什么。”柏翠纳答道：“他为了美女跟人决斗过很多次，我想大概就是指那些事吧！”

她感叹一声，无可奈何地摊出双手，耸耸肩：

“不管怎么样，反正我现在是受那个畜生监护人控制。一想到我的钱锁在他保险箱里，或者压在他床底下，我就想尖叫起来。”

沉默了一阵子，伯爵首先打破寂静。

“我说过我不想卷入你的逃亡事件，我也没有承诺过什么，不过看在我们有缘相见，也许我能够跟你的监护人说几句话。”

柏翠纳吃惊地瞪大眼睛凝视着伯爵。

“你真要这么做？”她问，“你实在太好了！我完全改变对你的想法。”

“你对我有什么想法？”伯爵好奇地问。

“我以为你是一个相当高傲不屈，充满智慧，可是对于无知无识的村姑又却相当谦逊的老头儿。”

伯爵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你是我一辈子见过最刁滑的小鬼，我不相信你对自己的计划是认真的。不过我看你的性情非常浮躁，又怕你会认真。”

“绝对认真。”柏翠纳肯定地说：“假如你去见我的监护人，我得先躲起来。万一他不答应，那他一定找不到我，我就可以开始进行计划了。”

“你的计划不但行不通，而且非常要不得。”伯爵严肃地说：“没有一个自称是淑女的人会想到做那个。”

“哈！”柏翠纳笑了：“我早知道话题迟早要绕到什么淑女的问题上：

‘淑女不戴手套不可出门！’

‘淑女不可以反问！’

‘淑女走在街上一定要人陪伴！’”

“淑女还未成年不准参加舞会！”

“淑女的教条我可听够了。这些教条就是要女人过着最可憎、最无聊、最委屈的生活。我要自由！”

“你心目中的那种自由是绝对不可能的。”

“只因为你认为我是淑女。”

“是呀，你本来就是，这是你无法改变的。”

“除非当个流莺。”

她沉默了半晌，然后若有所思地说：

“我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干的，希望到了伦敦可以多看看她们。卡蕾说我可以马上就可以认得出来，因为她们个个打扮得时髦，很冶艳，旁若无人地在公园里驰骋。”

她停了一下，垂下眼睑，偷偷瞥了伯爵一眼，然后加了一句：

“当然，她们是有绅士陪伴啦。”

“可是你指的那种女人不叫淑女，她们也没有你拥有的遗产。”

“想想那些绅士一定非常得意，否则不会又给马车，又给珠宝的。”

伯爵没有回应，过了一会儿她加上一句：

“你的情妇一年要花费你多少钱？”

伯爵又吃惊得忘了驾驭马，尖锐地说：

“不要再问这种问题了！不要再谈这种女人了！你干你的去吧！你懂吗？”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柏翠纳说：“你很清楚，你没资格管我。”

“我可以拒绝带你走。”伯爵威胁道。

柏翠纳微笑地望望四周。

现在他们已经走到通往伦敦的康庄大道，这儿交通十分频繁，不但有私家马车，两轮的、四轮的，还有驿马车。

“假如我没有一点道德感。”伯爵断言：“我可以叫你下车，让你自己跳火坑去！”

“我不怕。假如你真要这样做也没关系。反正现在离伦敦很近了，我可搭便车，也可以雇一辆驿马车，走完剩下的路。”

“你到了伦敦准备住那儿？”

“旅馆。”

“不会是什么高雅的旅馆吧？”

“我知道有一家。”柏翠纳说：“鲁柏得告诉过卡蕾，他有时候跟流莺到那家旅馆休息，所以我想他们不会拒绝我的。”

麻烦就是出在维斯康，伯爵愤怒地想道，他把妹妹的前途说得太容易了。

“有没听过日尔民街有家葛里芬旅馆？”柏翠纳问道。

他听过，也知道那不是单身的年轻女人该住的地方，至少不适合象柏翠纳这样年轻纯真的少女住。

“我要直接带你到你的监护人那儿！”伯爵大声地说道：“我要把你的处境告诉他。”

我想至少可以答应你一点，最起码他会听我说，希望他会做得合理一点。”

“看在你的显要身份，我想他会的。”柏翠纳想了一下又说：“可是你必须驾象这样漂亮的马车去才行。”

“你的监护人叫什么名字？”伯爵问。

柏翠纳没有马上回答，他知道她在考虑该不该信任他。

瞧她犹犹豫豫的，伯爵开始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该死！我是在尽力帮助你呀！”他说；“任何女孩子都懂得要感谢我。”

“谢谢你带我这么远。”柏翠纳从容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好象不信任我？”

“不是的，只因为我想你已经太老了，忘记年轻是什么了。”

伯爵摸一摸脸颊。

“老？”他想：“三十三算老吗？”不过他想，对于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也许可以这么说。那是很公平的想法。

他注视着柏翠纳，从她眼里看出了她的淘气。

“你是故意激怒我。”他控诉似地说。

“好罢！既然你那样傲慢，又把我带得这么远来了，”她诉苦似地说：“教训我吧！”

就当我是个豆腐脑。告诉你，我可自以为非常聪明唷。”

“至少你正在计划做的事并不聪明。”他断然说。

“看来我正在受你的监护，”她揶揄地说：“而且还相当愉快。”

“啊？”

“你就跟神一样无所不能，永远不会碰到象我这种平凡，人所碰到的麻烦和困难——真想丢你一块石头！”

“你不是丢了皮包差一点就砸破我的头吗？”伯爵答道：“其实我真该例地不起，让你以伤害罪被捕。”

柏翠纳促狭地笑着说：

“我不会束手就擒，我会逃跑。”

“有些事你似乎特别内行。”

“不管是哪一种新鲜事，我都不会干得太差。你看，现在我不是正坐在最漂亮的马拉的最漂亮的马车上吗？而且陪着……”

她没有说出口，转过头来望着伯爵。

第一次注意到那雪白的领结、高及脖骨的领子、丝绸料的骑马装、紧身的黄色衬衣、一头黑发、一顶高帽。

“你是个纨绔子弟。”她叫了起来：“我猜的不会错，我一直想认识象你这样的人。”

“不要谈我。”伯爵说：“你还没有告诉我监护人的名字，还有你的。”

“好吧！我愿意下这个赌注。”柏翠纳回答：“假如情况坏到不能再坏，我也会逃跑，你永远找不到我。”

“假如你破坏自己的名誉，弄得满城风雨，你的企图恐怕就很难实现了。”

她开始格格地笑了。

“你倒很知进退啊！我喜欢你的机智。”

他的机智一直很受重视，在俱乐部里是有口皆碑。柏翠纳这种拙劣的赞美使他讽刺地撇撇嘴唇。他没说话，等着柏翠纳继续饶舌。

“好，”柏翠纳叹了一口气：“我那个可怕粗暴的畜生监护人叫史塔佛顿伯爵。”

“果然没错！”伯爵心想。

以前种种历历如绘。

伯爵的话，仿佛是挤牙膏一样，一个字一个字从牙缝里挤出来：

“你姓林敦，父亲叫洛基·林敦，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柏翠纳瞪大了眼睛。

“很不幸，我就是你的监护人。”

“我不信，这是不可能的！第一，你不够老。”

“刚才你还说我太老了。”

“可是我想我的监护人一定是老态龙钟，满头白发，手持拐杖的老头儿！”

“很抱歉，令你失望了。”

“那么，如果你真是我的监护人，那你把我的钱怎么了？”

“人格保证，原封不动。”伯爵说。

“那你为什么对我那么残酷？”

“老实说，我完全忘掉你了。”

柏翠纳好像受到屈辱一样显得十分强硬。他连忙解释道：

“你父亲去世时，刚好我在国外，等我回来，还有许多私事必须处理。

因为我刚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和产业，不得不暂时把你的事搁在一旁。”

“可是你却告诉律师，把我送到哈罗门渡假。”

“我告诉他用最好的办法处理你的事。”

“你认得我爸爸？”

“你父亲跟我在同一个团里。滑铁卢战争前夕，许多军人留下遗嘱。他们抛妻弃子，背井离乡，把一切后事托付给知己好友。”

“爸爸年纪比你大。”

“大多了。”伯爵同意：“我们一起打牌，对马很有兴趣。”

“因为你对马特别内行，所以爸才把我交给你监护，是吗？”柏翠纳苦涩地说：“不管他是在天堂或什么地方，只要他知道你把我搞得很惨就行了。”

“很奇怪你爸爸后来为什么一直没有改变遗嘱？”

“我猜他是没有找到其他更适当的人，也没想到会死得那么快。”

“是呀，当然没想到。是意外？”伯爵问。

“有一次爸爸跟朋友喝醉酒，回家的路上，他们打赌爸爸不能跳过一堵高墙，爸爸总是经不住别人一激，结果……”

“真不幸。”

“我很爱他。”柏翠纳道：“虽然有时候他很莽撞。”

“妈妈呢？”

“爸爸随威灵顿将军去打仗的时候，妈去世了。”

“只留下表姊艾黛莉？”

“是的。”柏翠纳换个口气说：“除了你之外，恐怕没有人会认为她跟任何年轻女人处得来。”

“我想我应该容许你自己找一个伴妇。”伯爵道。

“不需要。”

“你应该有一位。”伯爵说：“既然是你的监护人，我会尽快为你找一位。假如你高兴的话，我让你有一个选择的机会。”

柏翠纳怀疑地望着伯爵。

“你愿意在公开场合跟我吃饭？”

“我想我有义务，”他答道：“不过柏翠纳，我对你可是没什么企图，简直不能想像跟一个像你这种刚满十八的少女纠缠在一起的情形。”

“我不要做少女；我要做流莺。”

“再听到那个字眼，”伯爵坚定地说：“我就给你一巴掌。真为你受了那么多教育感到惋惜。”

“假如你再用这种态度对待我，”柏翠纳反驳道：“我马上就定，让你永远找不到。”

“那我就把你的财产扣压起来。”伯爵说：“你已经指控过我挪用你的钱。”

“是不是这样？”

“不，当然不会，刚巧我非常富裕。”

“希望你马上把财产统统交给我。”

“我想等你二十一岁给你一半，其余的等你二十五岁再给你。如果你结婚，就马上全部给你。”

柏翠纳跺着脚，恨恨地说：

“你只是学我的话说罢了。真后悔等杰勃的时候，没有弄清楚你的身份就跟你走。”

“你才幸运哩，”伯爵打趣地说：“恰巧我适时出现，又偏巧是你的监护人，好像童话故事一样，我挥一挥魔杖，你就到伦敦来，在白金汉宫向女王行礼致敬；假如你愿意，还可以晋见摄政王，那时你就进入公子哥儿们的社交场合了。”

“你是说假如我受你的监护，就会成为大家注目的对象吗？”

“当然，而且你还是个继承人。”

“我不想结婚，就算你给我找一位适合的对象也一样。”

“假如你以为我是在关心你的婚姻前途，那你就错了。”伯爵说：“我要给你找一位护花使者。我的房子非常大，你可以暂时住在那儿，假如你对我恼火或厌倦，我会给你租一幢房子。”

“我可不可以再见列你？”柏翠纳好奇地问。

“不能经常见到。”伯爵坦白地回答：“我的时间排得很紧凑，有许多事情要办。

而且，坦白说，我对年轻少女感到很烦。”

“如果你指的是我在学校碰到的那些女孩子，我一点也不奇怪。”柏翠纳说：“但是，她们毕竟会慢慢变成有智慧又机灵的女人，你跟她们在一块儿，一定会疯狂地爱上她们。”

“谁教你的？”伯爵又被吓倒了。

“卡蕾说，所有时髦的绅士都有情妇，摄政王不也是吗？而且所有最漂亮的女人都有情夫，对不对？”

“少提那个蠢女人的道听途说，”伯爵激动得要发怒，“这样我们相处一定会愉快多了。”

“那可是真的，不是吗？”柏翠纳问。

“什么是真的？”

“你跟许多漂亮女人相好过！”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柏翠纳不知趣地追问使得他火冒三丈。

“不要再说这些不正经女人说的话。”伯爵震怒了，“假如我带你去高级

的社交场合，你还要提这些情妇啦，或者其他你跟我讲的下流人物，不被女主人赶出门才怪！”

“你很不公平，”柏翠纳抱怨道：“先头你不断问我问题，我都照实回答。反正我后悔莫及，一直没扯谎过。可是，请问，我怎么知道你就是我的监护人？”

伯爵努力控制自己的脾气。

“我不相信任何女孩子有你的机会而不会成功的，可是如果你的舌头不矫正矫正，我看你会失败。”

“在学校里我是很谨慎。”柏翠纳说，“我下过决心，一旦逃了出来，就要为所欲为，不管是对还是错。”

“你所有的态度都错了。”伯爵严肃地说；“一个教养好，行为端庄的淑女该参加成人舞宴，选择对象结婚，不该知道那些社会的黑暗面。”

“你是说流莺和风尘女郎？”

“是的。”

“卡蕾什么都知道。”

“卡蕾的哥哥很明显地对妹妹一点责任感也没有。”

“我感到鲁伯特跟我有许多共通点。”

“也许。”伯爵说：“在那种场合下，他会跟你结婚的。如果他将来继承他父亲的爵位，在商场上我又有一个可靠的盟友了。”

“去你的！”柏翠纳尖叫起来：“你说话好像那些把女儿送到婚姻市场去拍卖的市侩。”

她激动地继续说：

“鲁伯特要的是我的钱，而你以为我要他的地位。好，让我把话说明白，亲爱的监护人，我不愿意跟任何人结婚，除非我改变对男人的一切看法。”

“除了那位教区牧师外，你对男人一无所知。”

“去你的，你在用我自己的话来讥讽我。好吧！就算我不了解，但是就是在伦敦，他们总听说过爱这个东西吧？”

“很惊讶你也听说过。这是你第一次提到那个不可捉摸的情绪字眼。”

“我思索过。”柏翠纳严肃地说：“想了很多。”

“很高兴听到这句话。”

“不过我感到自己永远不会体验爱的滋味。”

“为什么？”

“因为在学校里，同学每次谈到爱，都显得非常感伤。她们一谈到假日碰到的某些男人，个个都是英俊潇洒的美男子。她们往往在睡觉的时候把男朋友的名字塞在枕头下，希望晚上能够梦见他。卡蕾还被吻过呢。”

“可以想像得到。”伯爵揶揄地说。

“她说第一次被吻之后，感到非常失望，完全不是想像的那回事。第二次好些了，可是也没有什么罗曼蒂克。”

“那她想像的接吻是怎么一回事？”

“好像但丁对贝翠丝，或是罗密欧对朱丽叶的感受。但是我相信平凡人是办不到的。”

沉默了一会儿，柏翠纳接着说：

“决不让任何人吻我，除非我真正想要。当然我也很想尝一尝，那样就可以跟人家一起批评接吻的滋味了。”

“其实，你对人生一无所知。”伯爵刻薄地说：“你只知道卡蕾告诉你的。她那一套又是从她哥哥学到的二手货。我劝你重新体验人生，放弃那些成见。”

“当然，也许事实比我预期的要好。”

“但愿如此。”

“可不可以买许多新衣服？”

“要多少就有多少，只要你肯花钱。”

柏翠纳满足地舒了一口气。

“男人会用崇拜的眼光看我，欣赏我的风度举止。”

“到现在为止，我对你所说的还没什么印象。”伯爵批评道。

“还没有机会嘛。只要真正进入情况，我想我会自然些。”

“希望不会，”伯爵说，“你说的自然令我起鸡皮疙瘩。”

“你太认真了。”柏翠纳说：“我早说过，你已经忘了年轻豪放的日子。假如我真的去参加成人舞宴——你的建议，一定成为伦敦从来没有过的最突出、最轰动、最风靡的少女。”

“我就怕这个。”伯爵叹道。

“瞧！你又变得顽固高傲了。”柏翠纳嘲弄地说。

## 第二章

抵达伦敦，行驶在公园街上，柏翠纳惊奇地睁大眼睛。

以前来过伦敦好几次，但是一直都跟爸爸住在渥谢斯特都，后来又进学校，她已经忘记伦敦街上有多拥挤，每样东西有多绚丽了。

她见到史塔佛顿公馆，惊讶得目瞪口呆。

从来没想到有人住在这样宽敞豪华的大房子。

全幢房子座落在上葛罗斯凡诺街和公园街的交叉口，占地三英亩。

大门是由八条雕花大石柱构成，每一条石柱之间还装饰着大花灯。

他们从车道门进入哥德式的拱门，门上浮刻着史氏族徽，快门上还雕着花。

“你一个人住在这儿？”柏翠纳看着大厅两旁的厢房间道。

她的声音里带着敬畏与惊愕。

伯爵得意地答道：

“很高兴这些东西令人注目。”

她进入宽敞的大理石大厅，看见镶金的桃花心木大门、卡拉拉大理石暖炉和黄铜座的琉璃桌，柏翠纳更是眼花撩乱。

稍后她才知道这幢房子里收藏了当时在英国最负盛名的东布兰特的画，其次是维拉斯益斯和鲁本斯的名作。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意大利、法国、荷兰、法兰德斯的画。小画室里悬挂着很斯勃罗的杰作和雷诺尔的“西敦丝夫人肖像。”

但是柏翠纳却体会不了这么多，只是有些畏惧，感到没什么意思，茫茫然地观望着。

“回来啦！老爷。”总管鞠躬出迎。他穿着镀金边的黑色制服，光耀夺目。通常这是一般大富人家仆役服装。

“立刻叫李查逊先生来。”伯爵脱去帽子手套，吩咐道。

“禀告伯爵阁下，金斯顿公爵夫人下午驾到。”总管恭敬地说。

“太凑巧了。”伯爵几乎叫了起来，对柏翠纳说：“我的祖母在这儿，大家可以在最和谐的气氛下谈谈。”

“夫人正在休息。”总管插嘴道。

“叫梅多嬷嬷照顾林敦小姐。”伯爵吩咐道，然后上楼去了。柏翠纳注意到伯爵经过一幅画的旁边，却不知道这就是伯爵父亲的肖像，当代大画家的杰作。

伯爵上了楼，转向西厢，那儿通常充作客房，离他私人的房间远一点。

这儿有两个房间空着，预备随时奶奶上伦敦时住的。伯爵进来时，发现奶奶正舒舒服服地坐在迷人的客厅里，这间客厅连接着卧房。

客厅里弥漫着温室花朵的芬芳，全都是从伯爵农庄里的暖房送来的。

高贵的公爵夫人仿佛早已等着伯爵来，面带欢迎的微笑，望着孙子。

公爵夫人曾经是非常漂亮的大美人。

公爵对她一见钟情，当晚就和她在五月花礼拜堂结婚。家人来不及反对，他们本来希望他能和富贵人家的女子结婚。

但实际上两家感情融洽，夫人的表现也一向非常得体。可是公爵全家由上到下却不怎么尊重她。

她的头发全白，满脸皱纹，却风韵犹存，正是画家们想表现的东西。

见到孙子，她高兴地伸出青筋浮现的手，依然透出那份优雅。

“听说你出门了，杜文。”

“不是回来了吗？真高兴看到您在这儿，奶奶。”

伯爵吻着她的双手和面颊，问道：

“什么风把您吹来伦敦的？我怎么不知道？”

“我来看牙齿的。”公爵夫人说。

“啊！什么话，奶奶，您晓得的，社交季节才刚开始，您不该脱离社交圈的。事实上我已经等您等了两个礼拜。”

“我已经太老了，不适宜参加社交活动了。”公爵夫人沉着，满脸微笑却表明了那只是一句言不由衷的话罢了。

“您下次来就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了。”伯爵说着坐在充人旁边的椅子上。

他说得一本正经，祖母瞥了他一下说：

“你是不是在告诉我你要结婚了？希望不会是什么热情的寡妇缠住你了吧？”

“不，奶奶。”伯爵很快地回答：“我不准备结婚，也不想给任何寡妇套上枷锁，跟任何女人都没关系。”

“你的事情我听多了。”

“您难免听到一些我放荡不羁的传言，就好像听说伦敦流传着卡尔顿家族或者其他家族的桃色新闻一样。”

“卡尔顿家族？”

公爵夫人的嗓子提高了。

“是呀！我有话要告诉您哪。”伯爵连忙改口。他知道只要奶奶一提到摄

政亲王，那就很难叫她平静下来了。

“你说吧！”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里，我遇见了被我监护的人。我几乎忘了自己是人家的监护人了。”伯爵解释道。

“监护人？”公爵夫人叫了起来：“你怎么会是人家的监护人？我记得可怜的老伴儿……”

“我知道爷爷是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伯爵打断她的话说，“可是很不幸，到今天我才想起有这么一个受监护的人。”

“今天怎么了？”公爵夫人好奇地问。

“偶然的场合，我碰上了她。我已经把她带到伦敦来了。”

“她？是个女的？”奶奶惊讶地说，就好像发现什么秘密一样：“我看她已经跟你扯上了，还想高攀，对不对？”

“不！”伯爵笑道，“正好相反，她不想结婚。”

“不想结婚？世界上会有一个女孩子不想抓住一个丈夫，尤其可能是你？”

“您该见见柏翠纳，刚巧她继承了一大笔财产，所以不必急着结婚。”

“你是说你已经把她带到家里来了？”

“陪陪您，奶奶！至少今天晚上。”

“你这次出门一定把头脑给搞糊涂了，”公爵夫人说，“哪有把女孩带到史塔佛顿家来的，阿？”

“是的。”伯爵后悔地承认：“可是她父母双亡，又从学校逃出来，的确是无处可投靠。”

“她长得怎么样？”公爵夫人孤疑地问：“假如你带来陪我的是个乡下野丫头，容貌不端庄，教育又不好，可就不对了！”

“她很漂亮。她父亲就是洛基·林敦少校，是我的同僚。”

“洛基·林敦？”

“听过他？”

“当然听过。”公爵夫人回答道：“你太年轻，不记得了——也许你是没兴趣——你的表哥杰卫斯·甘宁汉跟他决斗过。”

“决斗过？”

“是的。”公爵夫人答道：“林敦的手气好，击败了可伶的杰卫斯。不过那次决斗实在是林敦的错，他太迷恋妻子卡洛琳，吃起干醋来。”

“假如当时我知道，我想我也忘了。”

“卡洛琳是林敦唯一爱上的女人，当然她是看上他的巨额财产。”

“他的钱是怎么赚的？”

“赌！”公爵夫人作个手势：“不过不是打牌赢钱——他炒股票、炒地皮，买船、置产。我记得他有一次中了法国彩票，赢了几百万法郎。”

“既然您对她的父亲这么了解，一定会对他女儿很感兴趣了。”伯爵说：“不过我求您，奶奶，不要告诉她太多有关她父亲生前的事迹，因为她太渴望多经验一些了。”

“当然，她太年轻，又一直住在学校里，没有什么机会去做坏事。”

“您一定会惊讶的！”伯爵神秘地回答。

他站起来，离开房间去带柏翠纳。

他跟祖母在一起的时候，柏翠纳已经脱掉了小软帽和短夹克，换掉那

一身平凡的学生装束。

她看起来那么年轻机灵，也许是头发上那一团灼热的黄金，不时照动的媚眼里的挑人光采，还有那微卷的嘴唇，斗给伯爵一种令人担心的印象，她是一个稍不注意，下一步就不知要耍出什么点子的女孩。

“奶奶愿意暂时作你的伴妇。”他们并肩上楼，伯爵郑重地说：“假如你叫她不高兴，那你就没有更好的门路进入社交界了……”

“你是提醒我要注意自己的说话吗？”

“还有你的举止。”伯爵加了一句。

她望着他，眼睛一眨一闪。

“你对我太神经质了。”

“我确实不希望你有什么不优雅的言行出现，因为我很不幸，是你的监护人。”

“等你习惯了，就会发现我的可爱。”柏翠纳答道：“况且，我看得出来，你的地位虽然高高在上。可是你的脑子空空如也，整天无所事事。现在是需要有人来唤醒你的时候了。”

“假如你的意思是要我花时间为你在糟粕里提炼精华，那我用不着别人来唤醒。”伯爵严肃地说，“我提醒你，柏翠纳，假如你太随便的话，我也有能力也有权把你送回哈罗门，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柏翠纳微微地扮了一个鬼脸。

“你是个铁腕监护人，”她作弄地说：“可是别庸人自扰，我会对你敬鬼神而远之的。”

“知道就好。”伯爵道。

可是打开奶奶的房门时，还听到柏翠纳格格地笑着。

柏翠纳起得很早，因为她彻夜未眠。揉着疲倦的双眼，走到窗前，看见伯爵正从马上跃下。

她知道伯爵一直都起得很早，在公园还没多少行人以前到公园里驰骋一番。这是柏翠纳梦想已久的了。

不知道他在逛公园的当儿有没碰到令人癫狂迷醉的女人？还是在这样可爱的清晨，他宁愿单独享受？

到伦敦以来，柏翠纳对伯爵了解了许多。

她的朋友卡蕾来访过，得悉柏翠纳所住的地方，她的监护人是何许人氏，简直是完全倾倒了。她有点责怪地问：

“你以前怎么从来没有告诉我有关伯爵的事？”

“因为以前我的监护人完全不把我放在心上，使我觉得很丢脸。”柏翠纳答道，“而且我恨他，以为他是个老朽固执、不通人情的人。”

“现在你知道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人啦。”卡蕾说：“啊，柏翠纳，我好羡慕你，我一直梦想见到伯爵，可是当然我知道，他从不跟未婚女性说话。”

“他必须跟我说话。”

柏翠纳不想让朋友知道，自从进入史家大门，她跟主人没有过私人的谈话，而且只有在早餐敬陪末座的时候，才能从桌子那一端看见他。

从进门那一天起，她就一直忙着逛街买东西。

她发觉公爵夫人不仅乐于会看庞德街昂贵的服装设计师，而且自以为她的责任就是如何把柏翠纳打扮得漂漂亮亮，好吸引那些公子哥儿们的注

目。

起先她以为自己非得穿着那些朴素的少女装不可。这种少女装穿起来其貌不扬，完全像个黄毛丫头。

可是令她喜出望外的，公爵夫人却认为成功的因素，个人的外表重于家庭出身，她知道如何引人注目又不失高雅气质。

柏翠纳第一次参加舞会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公爵夫人还是社交界的风云人物哩。

柏翠纳以前不知道自己的头发作起来像一团灼热的火焰，稍施脂粉肌肤就显得滑润洁白，眼睛亮白分明，大得像要占满那张小小的脸蛋。

啊，真是的！她几乎要大声地叫出来，真没想到，在表姊艾黛莉选的那种既暗淡又单调的服装底下竟有这么迷人的胴体。

人们以羡慕的眼光欣赏她穿的那件法国名服装设计师裁制的衣服。

“今晚我真为你骄傲。”从贝佛公爵夫人举办的舞会成功地回来时，奶奶赞美道。

“托奶奶的福。”柏翠纳简单答道。

“花了那么多钱买衣服，至少也该为自己说几句话才对呀！我不能忍受那种只知道傻笑或者羞得从不敢抬头看人那种典型的女孩儿。”

柏翠纳笑道：

“我的监护人可不这么想，在他看来，我不是太害臊，而是太野。我知道他在担心我下一句说什么哩。”

她说话的时候，注意到伯爵装得害羞完全没有听到她在说什么。

虽然他陪她们参加过几次舞会，却从来没有邀她跳过一曲。她注意到他的舞伴都那么迷人那么机灵，不出她所料。

卡蕾提醒她：

“伯爵对艾索达·赫伯特女士心仪已久。她的丈夫战死了，当时她还年轻，正是伦敦城第一美人哩。”

卡蕾耸耸肩。

“天晓得。许多女孩子死命地追过他，可是听说他用情不专，跟女孩子多交往几次，他就厌倦了。”

这又是鲁柏特告诉你的对不对？”柏翠纳追问道。

“是呀，我一问起伯爵，他就如数家珍地告诉我一大堆情报。鲁柏特的情妇是个迷人的尤物呢！我想鲁柏特很迷恋她，可惜养不起她。”

“她是谁？”

“她叫杨妮·葆蕾，宝松园的歌女。”卡蕾答道，“那种地方不准青少年去，可是也许鲁柏特和我能够把你走私进去，没有人会知道的。”

“哎！那太好了，试试看！”柏翠纳央求道。

她真是好奇，不知道鲁柏特的情妇长得什么样，说不定跟艾索达女士一样，一头黑发。

金发碧眼曾经是第凡榭郡的美女典型，可是现在越来越不流行，黑发倒吃香起来，特别像艾索达那样漂亮的女人。

她那飞扬的黑发，令柏翠纳想起伯爵的马身上的马鬃。在晚礼服上的红宝石、翡翠、白玉灿烂光芒闪烁下，她那飘动的媚眼略带紫色，更添妩媚。华丽的宝石摇曳在辉煌的灯光下，闪亮着七彩的虹光。

“想什么？”昨晚卡蕾品茶时问道。

她们单独在一起，因为公爵夫人花了一整天时间逛街买东西，已经回房休息去了。

现在两个女孩子正坐在小画室喝茶，柏翠纳认为这个小画室是全公馆最可爱的房间。

“我正在想艾索达女士的事。”柏翠纳回答说。

“昨晚你见到她了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她参加了你们的舞会。你跟她说话了没有？”

“她呀！狗眼看人低，一副贵妇人的模样。”

“你是进到史塔佛顿家才认识她的。”卡蕾说：“我见过她六七次了，可是到现在她还不认得我。”

柏翠纳笑了。

“她跟我的监护人一样骄傲。也许这正是伯爵喜欢她的原因。”

卡蕾张望一下四周，以防隔墙有耳，然后低声地说道：

“鲁柏特说，俱乐部里的人都说她是只母老虎。”

“母老虎？为什么？”

“因为她很凶，脾气大得很哩。”

“看起来一点也不像。”

“这就是她聪明的地方。她看起来十分冷漠文静是不是？跟男朋友幽会的时候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那伯爵……”柏翠纳呢喃着。

“鲁柏特说，现在大家都在打赌伯爵会娶她。每一个人都在谈他们，伯爵迟早要奉儿女之命了。”

“那是求婚的下策嘛。”

卡蕾笑道：

“哎呀，告诉你吧，假如你想要个男人，必得用手铐把他拖到结婚礼堂，男人可是贱得很哪！”

看到柏翠纳一双尴尬的眼睛，她笑了：

“你是不同啦，你自己清楚，你是财产继承人。鲁柏特说公子哥儿们都在谈论着你的魅力，包括你的银行收支。”

“我早知道了。”

柏翠纳随侍着公爵夫人步入史塔佛顿公馆。夫人步履蹒跚，她的左腿最近风湿得厉害。

总管恭敬地弯腰奉迎。公爵夫人开始爬上楼梯，总管对柏翠纳说，

“小姐，老爷有话对你说，他在书房里。”

柏翠纳心里一阵兴奋，这是两周以来伯爵第一次想要见她。

她佯装稳重地跟随着总管，其实心里好激动，恨不得赶紧跑到他跟前。

总管打开镶金桃花心木房门，禀告说：

“老爷，小姐来了。”

伯爵正坐在书桌前写字。

柏翠纳走进去，他站了起来。在她看来，再没人比他穿得更潇洒、更迷人了。

换了别人，像伯爵穿着这样合身雅致的衣着，一定得意忘形了，可是

伯爵似乎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像平常一样无奈的表情。

他并不是此刻才表现得这样无奈，可是看在柏翠纳眼里，他好像要从她外表挑剔什么差错。

她并不怎么担心，她穿着一件水仙白的衣服，柔和地反映着金发的光泽，小巧的项链环绕在她那诱人的颈子，这是。史家一件非常高雅的收藏品。

她行了个屈膝礼，伯爵回礼，说：

“坐下，柏翠纳，我想跟你谈一谈。”

“我做错了什么吗？”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说；我挑出什么毛病来没有？是不是？”伯爵回答。

“你好像在使唤着你的头号情妇。”柏翠纳抱怨道：“假如你还不晓得，那我告诉你吧，我很谨慎、很规矩，你的奶奶非常喜欢我，你也应该如此。

“那你何必神经兮兮的？”伯爵寻开心地问。

“你每天干些什么？”柏翠纳情不自禁地问：“我知道你每天早晨要出去溜马，晚上有时候我们在舞会见面，其他的时间你好像很忙。”

“你还没来以前我就说过，我的生活非常有规律。”伯爵回答：“我无意改变自己生活的步调。”

“我只是好奇。”柏翠纳说：“当然你的爱人占了你许多财间。

“我告诉过你，不要提那种女人。”伯爵嚷了起来。

“又没什么恶意，”柏翠纳睁大眼睛说：“我只是说艾索达女士，我关心你要不要跟她结婚。”

伯爵紧握拳头，重重地敲打着书桌；

“我不是叫你来这里讨论我的私生活。”他气愤地说：“要懂得，柏翠纳，你这不是被监护人对监护人，或者一个小孩子对大人应有的态度。”

柏翠纳戏弄地叹道：

“你现在的态度完全跟我们第一次见面一样嘛。”然后一本正经地说：“你应该高兴，我已经够听话了。不过我知道你的意思，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是错了。”

伯爵的嘴唇颤动，牵强地微笑说：

“希望你对我要诚实。但是你要知道，有些事情不准多问，即使是对我。”

“我不懂，”柏翠纳回答：“现在伦敦每一个人都在讨论。你会不会跟艾索达女士结婚。假如我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在新闻大标题上知道你们宣布结婚，那我不是很蠢吗？”

“其实你不必那样操心。”他说：“我不准备跟艾索达结婚，任何人都一样。”

柏翠纳的眼里闪出一道胜利的光芒。他后悔地说：

“我猜你现在一定认为从我这儿获得了一条有价值的新闻了。”

“是的，难道你不知道人家对你们的事都很好奇吗？”柏翠纳说：“比起那个大红脸，又胖又烦的老亲王来，兴趣更浓哩。”

“不许这样批评未来的国王。”伯爵斥责道。

柏翠纳笑了。

“啊，你现在好像是教官嘛。是的，教官。阿不，教官，我要乖乖的，教官——你怎不轰我出去？”

伯爵气得想要发脾气，可是话到嘴边又吞下去了。停了一会儿，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罗洛先生向我打听你有没有对象。我已经告诉

他，我不但不同意这门亲事，将来也不准跟你通信。假如他真写信给你，你要不要回信？”

“罗洛先生？我看他蛮有趣的。”柏翠纳回答。

“他是专门向富婆进攻的坏胚子。”伯爵说：“几年来，他一看见有钱的女人就迫。

所以他向你求婚的话必须好好考虑。”

“我确实不想跟他结婚。”柏翠纳说：“不过比起那些三姑六婆给我介绍的小弟弟来，他还是比较讨人喜欢的啦。”

“你要听我话，柏翠纳。”伯爵说：“假如罗洛跟你说话，不要理他。假如他继续打扰你的话，我可对他不客气了。”

“你要怎么对付他？”她有趣地问。

“现在不要谈细节问题。”伯爵冷冷地回答：“不过我向你保证，只要想摆脱他，不管采用什么方式都会奏效的。”

“你会不会跟他决斗？”柏翠纳问道：“那一定很刺激，我会很高兴看到你为我跟人决斗呢！”

“决斗是禁止的，而且也过时了。”伯爵坚定地说。

“那不一定。”柏翠纳回答，“上个星期，鲁柏特有两个朋友还在格林公园决斗哩。

鲁柏特还当副手。”

“我已经不是鲁柏特那种血气方刚的年纪了，那些小鬼除了决斗就不懂得别的。”伯爵一副高傲的口气：“我再叮咛你，不要跟熟人提起罗洛这个人。”

“我会考虑。”她激怒地说。

“你要照我的话做，否则送你回哈罗门去。”

“要是那样我就从伦敦一路叫过去，还要雇一个漫画家讽刺你如何虐待一个可怜无助的小小被监护人。”

“你既不可怜也不无助。”伯爵说：“你在这儿是个最受喜爱的小客人。柏翠纳，你要听话。”

“也许我会照自己的方式去做。”柏翠纳用甜甜的语调说。

他瞥了她一眼，努力自制地说：

“你不过是想要气气我罢了。我真会给你气死，讨厌的小鬼，到底是怎么搞的？再这样，我叫你后悔莫及。”

柏翠纳答道：

“你气得像条恶狼一样。你奶奶说的不错，你从小就给惯坏了，真怀疑你的爱人可能只是你寂寞时的消遣品罢了。”

她说话时已经站了起来，然后快步走向门口。

还没走出去，伯爵嚷着：

“照我的话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鬼叫鬼叫！”柏翠纳戏谑地说，眼睛闪亮，“我最高兴看你发怒训人了。你气炸了吧？瞧你的心碎成一片片了哩！哈哈！”

她迅速地把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不让他有回嘴的机会。

伯爵狠狠地睨视房门一眼，然后突然间，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他深深地了解柏翠纳进社交界有多成功。尽管他嘲讽地，认为她太过分夸张自己的遗产，不管怎么样，她是脱俗的，无疑她被奶奶打扮得非常迷

人。

她的表情又可爱又调皮，尽管常常冒犯他，叫他难堪，却都是善意的。

“她需要一位丈夫。”他自言自语：“不晓得什么样的男人才配得上她。”

她对长辈不但尊敬体贴，又非常懂得礼貌，难怪奶奶那么疼她。

最令他安慰的是她非常聪明，无论是有人给她介绍公子哥儿，或是甚至拿情书给她看，她都知道怎么应付。

奶奶最喜欢精明的人，偏偏柏翠纳对每一个小伙子的言行举止都观察入微。

“柏翠纳告诉我，你叫她不再理罗洛先生，是吗？”清早伯爵向奶奶请安时，奶奶说。

“是呀，罗洛不要脸，居然叫我给他送情书。”他生气地说。

“他的确是看到富婆就追的人。”公爵夫人说：“可是你禁止柏翠纳见他就不对了。”

你晓得，禁果的滋味特别香唷！”

“您是说她想冒犯我？”伯爵说。

“这不奇怪。”奶奶答道：“总归一句话，杜文哪！柏翠纳不是一个没有智慧的普通女孩，她相当聪明机警，这种女孩子最讨我喜欢了。”

“可是她很倔强。”伯爵大声说。

“那是你处理的方法不当。”奶奶说：“应该由我来提醒她小心罗洛才对。”

“那不只是小心的问题。”伯爵愤怒地说：“这家伙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以为柏翠纳年轻没有经验，不知道他包藏祸心。”

“他很精明，人也英俊，”公爵夫人说：“这些都很能讨女孩子欢心。小心哦，杜文，不要弄巧反拙了。”

“他要是真把柏翠纳弄到手，我就要他命。”

他十分恼怒，不再多说，愤愤地离去。

奶奶的眼光充满惊讶，然后沉思了好一阵子，薄薄的嘴唇泛起一丝若有所思的微笑。

第二天早上，柏翠纳去卡蕾家拜访。她家在漠诺佛广场。

她的父亲莫孔勃候爵虽然在白金汉郡有些地产，却并不富有。

住惯了伯爵的豪华官邸，莫孔勃家就显得寒酸多了。可是柏翠纳没有去注意这些，一进门就被卡蕾的脸色吓呆了。

很明显，卡蕾已经哭了好久。

她还算漂亮，金发碧眼，可惜气质不太好。

她愉快的时候满面春风，吸引了许多年轻小伙子，可是像现在这样哭红了眼，柏翠纳想：真像是一朵饱受风雨的玫瑰花！

“怎么了？亲爱的！”

“喔！柏翠纳你来得正好！你要帮个忙，我……我不知道怎么办好！”

“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怎么说……”

“别俊了，你知道，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卡蕾吸泣着。

“真希望尽快告诉你，我……订婚了。”

“那是喜事嘛！是跟佛来德烈·勃罗丁顿吗？”

“你知道了？”卡蕾问。

“从我到伦敦以来，没听过你提到别人，不是他还有谁？他不错嘛，我很喜欢他，你会幸福的。”

“我一直都沉侵在幸福之中，可是现在……”卡蕾说，“……现在我不能嫁给他了，而且……喔！我还是死了算了。”

她哭得像个泪人儿，说起话来语无伦次。

柏翠纳立刻走到她身边，蹲下来展开双臂拥抱着她。

“好了，别哭了，一切都会解决的。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不能嫁给他？他告诉过我，他很爱伤的。”

“他也告诉过我……昨天他来我家见了爸爸……当然爸爸同意了。”

候爵怎么会不同意呢？想想佛来德烈·勃罗丁顿高贵的出身，他是伦敦首富的独子。

他的父亲勃罗丁顿伯爵在伦敦城里有一片非常广大的地产，并且在伯明罕和曼彻斯特也有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房地。

佛来德烈本人出身高贵，继承了祖父留下的一大笔遗产。他很有眼光，在伦敦正在发展的市郊炒了许多地皮。

撇开他的财产不谈，佛来德烈实在是卡蕾的理想丈夫。他善良体贴，聪明又有主见。

她喜欢他，跟他谈话是一种享受。她相信，他俩的婚姻生活必定非常幸福。

“发生了什么事？”柏翠纳问：“是不是你们吵嘴了？那又为什么？”

“不，我没有跟佛来德烈吵过嘴。”卡蕾噙着泪说：“为了穆地模·斯奈尔登，他把事情搞砸了……喔！柏翠纳，我怎么会认识这种人……怎么会那么傻？”

“穆地模·斯奈尔登爵士？”

她试着回想，终于想到，他是一个相当英俊，非常注意修饰的纨绔子弟。她每一次参加舞会都会碰到他，却从来没有跟他谈过话。

“是的……穆地模·斯奈尔登。”卡蕾说：“他还叫我把你介绍给他，可是我拒绝了……我不愿意你重蹈我的覆辙。”

“他怎么了？”柏翠纳问。

卡蕾用湿透的小手帕儿拭着泉涌的泪水。

“他勒索我！”

“勒索你？他怎么勒索你？”

卡蕾强忍着夺眶的泪水。

“我第一次上伦敦……他对我百般奉迎……他很成熟又英俊，我想……我爱上他了。”

“后来呢？他怎么勒索你？”

“我给他写了几封信……我真傻。”卡蕾说：“你不会了解的，我被他迷住了，他叫我写信给他……”

“那你信上怎么说的？”

“我说我好爱他……这辈子不会再爱别的人……迫不及待地想见他，诸如此类……”

“你写了几封？”

“我不知道，十几封吧？也许更多……我忘了。”

“你是什么时候甩掉他的？”

“是他甩掉我的。”卡蕾回答：“他爱上我一位朋友，然后暗示我……我伤心过一阵子……后来发觉我很幸运能摆脱他。”

“是吗？”柏翠纳说：“可是他又怎么勒索你？”

“他知道我跟佛来德烈在谈恋爱，就要我买回我写给他的信。”

“假如你不买？”柏翠纳问。

“那他就拿给佛来德烈看。他晓得佛来德烈宁愿买下也不会让他到俱乐部公开……我知道佛来德烈看了那些信，一定不再爱我了。”

柏翠纳伸直双腿，背靠着椅子。

“他要多少钱？”

一下子似乎卡蕾答不出来，然后她颤动着嘴唇，喃喃地说：

“五千磅。”

“五千？这是一笔大数目呀！”

“穆地模认为只要我结婚就可以很容易拿到钱。他愿意等我结婚以后才给。我必须答应在两年内筹到这笔钱。否则……”

“真是卑鄙无耻，从来没听过这种丑恶的事。”柏翠纳愤怒地尖声叱骂。

“我知道……你说的对……可是这些都是我的错。”卡蕾饮泣着：“只有你能帮助我了，柏翠纳……请你……方便的话，把钱借给我。”

“当然，我愿意，亲爱的。”柏翠纳说：“但是在乖乖听话把钱交出来之前，我要好好地想个办法，要看看这个无耻的家伙怎样用卑鄙的手段得到这笔钱。”

“这是无可奈何的，也是不可告人的事。答应我，柏翠纳，不要告诉任何人。”

卡蕾狂乱地哀求。

“当然。”柏翠纳答应说：“一切都会解决的，佛来德烈永远不会知道，你也永远不要告诉他。”

卡蕾如释重担地舒了一口气。

“亲爱的柏翠纳，我怎么谢你？”

柏翠纳站起来，走到客厅的窗口，望着窗外扶疏的花木。

“只要你不再忧愁，忘却一切烦恼，便是谢我了。”柏翠纳说：“我需要两三天的时间去筹钱，你懂吗？”

“你不会告诉你的监护人吧？”

“不，当然不会。”柏翠纳说：“我会守口如瓶，不过我要好好想一下。”

“想什么？”

“穆地模。”

“想他干什么？”

“我要看看这恶棍能够横行到几时。”柏翠纳激动地说。

卡蕾不懂，总不会有什么旁的事吧？她一味地擦着眼相，半晌才走向柏翠纳，双臂环抱着柏翠纳说：

“谢谢你，谢谢你！”她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永生难忘……”

“你会幸福的。”

“我以为已经失去佛来德烈了。”卡蕾回答：“喔，柏翠纳，你不知道恋爱的滋味太美了，有一天你也会尝到的。”

“我非常怀疑。”相翠纳说：“不过我很高兴看到你幸福。”

“她吻别了朋友，乘着伯爵豪华的马车回到史家。一路上，她的脑子里充满着穆地模·斯奈尔登的影子。”

### 第三章

伯爵熟练地结着领结。这个领结是他自己发明的，扎法十分复杂，常常使他的仆人感到烦恼不已。

一声怨怒的声音从他耳后传来：

“为什么一定要走？还早嘛！”

他并没有回头看看躺在长沙发上的艾索达，过了一合儿才说：

“我是顾虑到你的名誉。”

他的声音夹着些许揶揄，艾索达不高兴地大声说，

“假如你真顾到我的名誉，就应该娶我。”

沉默了一阵子。

“人家都在议论我们，杜文。”艾索达说。

“自从你像流星一样横扫社交界，就一直被人议论著。”他回答。

“可是你顾虑的不是这个。”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理由不娶我。你我郎才女貌，是最相配的一对。”

“少灌迷汤。”伯爵玩笑地说。

艾索达坐起来，把丝垫推到背部。

“我爱你，杜文。”

“我怀疑。”他答道：“老实说，艾索达，我认为除了你自己，你没有爱过任何人。”

“不，没有那回事，没有别人——真的，没有一个像你这样令我倾心。”

“这是另一回事。”他说：“这对我们的婚姻幸福并没有什么助益。”

“我不知道你在扯什么？”她生气地说：“我一直以为你是破坏我的名誉。至少你应该向我求婚。”

“至少？”他扬扬眉说。

他站在她跟前，她抬头望着他，展开白皙的玉臂说：

“吻我，”她细声地乞求：“吻我，我们彼此需要！”

伯爵摇头。

“我要回家了，艾索达。好好休息，晚上做个好梦。”

“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艾索达失望地说。

“老地方——晚宴见。明晚的舞会是李奇蒙？鲍佛？还是马伯乐举办的？不管是谁，总之你我都参加的时候就可以，再见了。”

“你明知我指的不是舞会！”艾索达愤怒地说：“我要跟你单独在一起，杜文，我要你吻我，跟我作爱。我要紧紧跟着你。”

不可思议地，伯爵对那娇柔的声音，颤动的樱唇，半启的眼睛里燃烧的火焰完全无动于衷。

他轻轻地摆脱她，拾起丢在椅子上的外套，耸耸肩穿上去。

他看起来是那样意兴阑飞，温文儒雅。尽管恼怒自己被拒绝了，艾索达依然不能不承认，他是她所见过男人中最潇洒、最迷人的。

而且又是最不可捉摸的。

自从和伯爵交往以来，她已经使出浑身解数，结果只能够把他变成自己的爱人，却一直得不到他那句她多么企盼听到的话。

他巡视房间，看看有没忘了什么东西——在这只有三支蜡烛的阴暗房间里找东西是有点困难——艾索达感到伯爵似乎要就从她手中溜走，消失在惨黑的阴暗里，永远无法追回。

一股悲怆像电触一样使她迅捷地从椅子上跃起。

她向伯爵狂奔过去，冲动地投向他怀里。伯爵知道，没有一个男人能够经得住她柔酥的肉体、芬芳的头发及饥渴香唇的诱惑。

“我要你，杜文……我需要你。”她嗫嚅着：“不要走，我不能忍受你离开我。”

她的玉臂环抱着她的颈子。可是伯爵灵巧地拉开她的手，一把抱起她。

他将她抱回躺椅边，几乎是粗暴地丢向丝褥上，说：

“你好自为之吧，艾索达，正如你说的，人家都在谈论着我们，可是这是你造成的，不是我，而你所受的伤害比我更多。”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艾索达怒目瞪着他说：

“我恨你，杜文，你待我像个小孩子。”

“艾索达，你一点不像小孩，”伯爵微笑地说：“正相反，你是非常成熟的。”

说着，他转身向房门走去。

门砰的关上，艾索达激怒地号泣，紧握着粉拳捶打着丝垫。

伯爵依然故我，艾索达想，他一向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怎么说都无法多留他一分钟。

对别人，她是至尊，他们是听她使唤的奴隶，可是伯爵，从他们认识以来，就是她的主人。

“非得让他娶我不可。”她咬牙切齿地发誓。

可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世间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伯爵离开了艾索达，走向幽暗的公园街，这里离史斯塔佛顿公馆很近。

他认为安步当车，比起让车夫在外等待方便得多，也不会让仆人知道他的行踪。

公园街就在史塔佛顿公馆后面，他只要穿越一片小农庄就可以到他家的后花园。他有一把私人的钥匙，夜归的时候可以不惊动任何人。

这是一个暖和的晴夜，新月从东方的天空冉冉上升，借着月光，伯爵很容易辨认农庄间的小路。

他喜欢那熟悉的马味、皮革味、麦秸味和动物在马厩里蠕动的声音。

铺着小因石的这条小路把农庄分成两半，小路尽头就是。后花园。路旁就是一栋楼房。

他走近楼房，突然发现二楼掉下一件厚重的东西。

伯爵快步走近，可是月光昏暗，距离又远，他无法辨清什么东西抛下来。他抬头望着工楼的窗子。

他惊愕地看见一个影子从二楼的窗子爬出来，沿着排水管滑下。毫无疑问这定是个小偷。伯爵有趣地看着那人双腿挟着排水管，谨慎缓慢地溜下来。这真是一门危险的行业。

伯爵轻轻地接近这位入侵者。他等待着，那人一脚触地，他猝然跳上去，一手扼住他的喉咙，一手扳住他的肘。

“捉住了！”他大声地说：“还跑！这下子你不会被绞死，起码也要坐几年牢了。”

他那宏亮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益增恐怖。

小偷在伯爵的手腕下尖叫挣扎着，伯爵想他不过是个小男孩罢了。

他疯狂地挣扎着，可是在伯爵坚实的双臂下最后也动弹不得了。

然后伯爵说：

“不要动，否则叫你吃点苦头。”

他说话的时候，小孩挣扎得掉了帽子，月光照耀着一头金发，而使他更加惊讶的是披散着头发的那张脸。

“柏翠纳！是你？”

“哼！真是个好巡警。”柏翠纳答道：“我承认我的力气敌不过你。”

“你干的好事！他愤怒地说。”

他太惊愕了，好半晌，他不知道说什么好，连声音也颤了。

他放开了她。柏翠纳抖一抖身子，就好像打湿毛的狗抖掉水滴一般，伯爵看得心里又生气又好笑。

柏翠纳从地上拾起帽子，然后走过去捡那件从二楼抛下的东西。

“很幸运这东西没有打中你。”她说着把东西拾起来抱在怀里。

伯爵努力压制一肚子火气说，

“你要好好解释给我听！”

柏翠纳叹道，

“我会的，可是不在这里，我们必须赶快跑。”

她巡视着二楼的窗子仿佛害怕有人从二楼探头张望。可是天色昏暗，一切都那么平静。

“你到那里干什么？谁住那儿！”伯爵气愤地问。

不过因为柏翠纳的警告，他努力压低了声音。

她没有回答，一味地提着沉重的箱子走开。

伯爵愤怒不已，粗暴地把箱子抢过来。

“我来拿。”

他提着那口箱子，才惊悟道：

“那是穆地模·斯奈尔登的房子！”

他的声音提高了。柏翠纳立刻制止他：

“嘘！小声点！你会引起别人注意的！”

“我——引起注意！”伯爵反诘道：“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来！快走。”柏翠纳说。

她带头来到后花园门口，在阴暗的墙角等着，伯爵知道，她非得等他的钥匙不可。

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开了门，她急速地挤进去。但是伯爵提着箱子，她等到伯爵进来之后才关上门。

现在他们安全地躲在围墙里的树丛下，这里飘着紫罗兰的暗香，窗子

里透出金黄色的弱光，投射在玄关的石阶上。

伯爵走过一片草地，然后在右阶旁的石凳上坐下来。

“我不愿意仆人看到你这付打扮给我出丑”。他说，“坐下来谈谈。”

“没有人会看见我的。”柏翠纳答道：“我很早就休息了，等到奶奶以为我已经上床，才偷偷从楼梯溜下来，然后从书房的窗子爬出来。”

“很好。”伯爵半信半疑地说：“我们就循旧路回去吧！”

他回到书房门口，走在柏翠纳的前面，上了石阶，进了房门，发现书房的窗子真的开着。

走进了房间，他看见烛台上还点着蜡烛。一瓶香槟酒浸在冰壶里，银盘里盖着几片三明治。仆人真是太周到了。

他突然感到精疲力尽，不仅是由于刚才跟艾索达经过一场狂烈的巫山云雨，也因为发现柏翠纳扮着男装从穆地模家的窗口爬出来，这使他面临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问题。

玩弄着香槟酒杯，他抬头看见柏翠纳正站在房间中央望着他。

她没有戴帽子，烛光照耀着她的金发益增光泽，在助暗的书房里看来简直就像一团烈焰。

身上那条紧身裤、短夹克，就好像伯爵年轻时在伊顿学院的打扮。男装依然隐藏不了女性的妩媚，他不得不承认她的确令人着迷。

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忧虑恐惧，脸色苍白，这又使他非常愤怒，

“说！”他命令道：“你这身打扮，半夜跑到斯奈尔登家干什么？”

“令你生气我很难过。”柏翠纳答道，“可是你知道我实在运气不好，刚好碰到你经过。”

“那么假如我没有经过，我猜你心里一定以为没有人会知道你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罗？”伯爵提高嗓子说：“斯奈尔登跟这口箱子怎么了？”

伯爵问话的方式使得柏翠纳不高兴地抬高了头，表示反抗的样子。

“斯奈尔登跟这口箱子关系可大了。”她回答：“可是跟我没有直接关系。”

“箱子里装的什么？”

伯爵向桌子上的那口箱子瞥了一眼，看来好像是平常办公室用的箱子。

“一定要说吗？”

“非说不可。”伯爵斩钉截铁地说，“而且我告诉你，我很重视这件事，我以为你是在向我的仁慈挑战。”

“我很难过叫你生气。”柏翠纳又说。

“你难过的是被我逮住！”伯爵苦涩地说：“我猜一定有什么堂皇理由叫你去当小偷。”

她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又嚷了起来：

“过来！说，告诉我你做了什么好事。”

“这个秘密本来不干我事。”柏翠纳踌躇地说：“……我……我答应过不要告诉你的。”

“你必须说出来，不然我会揍你。”伯爵容貌阴森地说：“很幸运你还小，否则我就打死你。”

“要打一个比你还小的孩子才真没风度。”

“这是窃盗应得的报应。”伯爵严厉地说，“说不说？我要揍人咯！”

他向前一步仿佛要动手的样子，柏翠纳慌忙说：

“我说，我说！可是我想先喝点东西，好渴。”

伯爵放下酒杯，转身到调酒盘那儿倒了半杯香槟，然后送到柏翠纳手里。柏翠纳吓得不敢动弹。

她喝了两三口，舔了舔嘴唇，然后说：

“我是逼不得已才说的，请你答应我不要把这件事宣扬出去。”

“我不答应什么！”伯爵回答：“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这件事与我无关，可是假如我告诉你的事传了出去，就可能给一对情侣造成不可弥补的损伤。”

她的声音充满了诚挚的热情，伯爵回答道：

“你晓得我的为人，我不是不可信任的人。”

俩人双眼相遇，半响她说，

“我知道，你当然不会……”

仿佛她意识到自己的穿着，双颊不禁泛起微晕。她走到桌子旁边，手按着箱子。

“我想这口箱子里面装着……情书。”她低声地说。

“你的？”伯爵问道，口气好像突然射过来的子弹。

“我已经告诉过你。”她回答：“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是我……一位朋友……她自以为跟穆地模谈了一个短暂的恋爱。她给他写了几封很愚蠢的情书，现在他拿来向她勒索……”

“勒索？”伯爵心里一跳。

“他要求两年之内付出五千磅，不然他就要拿去给她未婚夫，这样就拆散了一对好伴侣。”

“我一直以为斯奈尔登不行，”伯爵徐缓地说：“可是没想到他还是这样一个无赖。”

他像自言自语，然后转变口气问：

“可是这干你什么事？你管人家闲事！”

“虽然我准备拿钱出来帮助朋友，可是，我以为穆地模没有理由得到这笔钱……。”

这下子，似乎伯爵也热心起来了。可是他装着好像无能为力的样子，嘴唇浮着一丝暧昧的微笑。

他手按着前额，坐到摇椅上。

“只有你，柏翠纳，才想得这个馊主意。”

“除了你，没有人发现我。”柏翠纳说。

“假如是别人出现了呢？”伯爵反诘道：“明天早上也许你会发觉自己站在法官前，如果更糟的话……我就不便详细说明了。”

柏翠纳好奇地看着他，然后说，

“我们打开箱子好不好？看看信件是不是放这儿。”

“你怎么知道里面装的就是信件？”

柏翠纳把箱子从桌子上提到围炉旁，坐在伯爵跟前。

“我说过我很聪明嘛！”她用一种伯爵非常熟悉的语调说。

“说！”他命令道。

“是卡……我朋友……”

“我早猜到又是卡蕾！”伯爵插嘴道：“我刚听说她跟佛来德烈订婚。”

“就是嘛。卡蕾说穆地模威胁她，假如不拿出五千磅，她的婚姻就要触

礁了。所以我决定把那些信偷回来，不必付给他一毛钱。”

“你要知道，假如不是我刚好经过，你这箱东西那么重怎么拿得回来。”伯爵说：“——然后呢？”

“昨晚我在舞会上碰到穆地模，就叫人给我介绍认识。”柏翠纳继续说：“他请我跳舞，我故意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一直等到他受不了，问我：‘你在想什么？’”

“我就给他一个不在意的微笑，说：‘你也许觉得我笨，我觉得把碰到的每个人和每件事记在日记上是非常有趣的事。’”

“少女的日记？”他呢喃着：“好主意。”

“我知道我下笔很不谨慎，好在我不想出版。”我格格地笑着：“我怕它会给我找什么麻烦。”

“我觉得你做得很对，”穆地模说：“把每日所思，每日所见有趣的琐事记录下来，可以给后世子孙知道一些我们这一代的事，尤其假如出了名的话，那就更有意义了。”

“我有一种感觉，”柏翠纳中断故事，看着伯爵说：“他在想，我一定会听到或发现在这个房子里对他有用的东西。”

伯爵没有答腔，她继续说，

“你认为我做得对吗？”我两个眼睛睁得大大地问他。”

“相信你做得对，林敦小姐，那一定会变成很有价值的资料。”他答道：“下个礼拜让我拜读一下好吗？”

“那怎么行？我会犯诽谤罪。”我说：“我写的东西就好比报纸上在谈论着亲王的事一样。”

“你最好别卷入任何旋涡。”他以爱护备至的语调说。

“我沉默了几分钟。”柏翠纳说着：“然后他问，‘你在担心什么？’”

“我想不出，”我说：“什么地方可以藏日记？你也知道，写字台是无法避免仆人们偷看的，可是又没有别的地方……”

“喔！你要买一个保险箱。”他说：“你可以在庞德街的五金行买到，还有一把钥匙，没有人能够复制。”

“好主意！”我叫起来，“那我只要好好保管住钥匙，就没有人能够偷看了。”

“除了我！”穆地模说，“不要忘记我答应作你的发行人和顾问哦。”

“你真好！真太好了！”我告诉他：“明天我就开始写。”

“你可以在五金店买到保险箱。”他叮咛地说。”

柏翠纳审视着伯爵说：

“你看我非常聪明吧？是不是？”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的保险箱放那儿？”他问。

“我猜是在他的卧房。”柏翠纳回答：“假如他认为这些信真正价值五千磅，决不会放在客厅的。我还猜到他一定放在在衣柜里面或上面。”

她微笑地再加上一句：

“爸爸有一次说过，赌徒赢了钱总是藏在衣柜上面，小偷常常忘了多看上面一眼。”

“是不是真的放在那儿？”他问。

“我第一眼就看到了。”柏翠纳答道。

“你怎么进去的？”

“这我也相当聪明。我猜穆地模一定不会有太多仆人，否则他要是有钱就不必向卡蕾勒索五千磅了，所以我跑到地下室，察看窗子锁好了没。”

她微笑。

“这也是爸爸教我的。爸爸说仆人往往让地下室的窗子开着，因为他们认为地下室太热，又不通风，小偷就趁机爬进去。”

“你很容易被逮到的。”

“没有什么危险啦！”柏翠纳回答：“那里有两个窗子，我可以听到一间房间有鼾声，那么另一间一定是客厅了，客厅的窗子半开着。”

她说话时故意压低声音。

“我爬进窗子，沿着甬道摸进去，发现有一条路通往楼梯，那是个小房间。”

“听得我不寒而栗。”伯爵说：“你要是给捉到了怎么办？”

“那你非得把我保出来。”柏翠纳说：“我也想像得到你一定会威胁穆地模不能告我。”

她想伯爵听了一定会发怒，所以立刻接着说：

“我还计算到，穆地模一定不在家，他非得等到舞会曲终人散不肯回家，所以我进去的时候，屋里一定漆黑一片。”

她望着箱子，露出胜利的微笑：

“我找到要找的东西了，喏？就在这儿。打开来看看。”

伯爵没有答腔。柏翠纳跳起来，走到箱子旁。

这个玩艺儿做得非常坚固，柏翠纳拿了一把开信刀，对着正在观看的伯爵说：

“我想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撬开。要不然我去找根比较硬的东西。”

“你不要穿着这样子出去。”伯爵严厉地说。

“好吧！”她顺从地说：“假如要用这把开信刀，不如用拨火棒。”

他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箱子打开，伯爵的手也擦伤了。

柏翠纳拉开盖子，里头整整齐齐地塞满了信件。现钞、笔记，还有好几张帐单。

伯爵坐回椅子，叹道：

“你可是满载而归呀！”

“这么多信！”她叫了起来：“不知道卡蕾的是那几封。”

她翻了好几叠信，然后发现了一叠。

“这些就是卡蕾的。”她胜利地说：“我认得她的字。”

她计算一下有十几封。有几封看来好像写了一大叠。

柏翠纳将信拿在手里。

“这就是我要的。”她说：“其余的怎么办？”

伯爵探头看看保险箱里面。

“我想，柏翠纳，”他说：“剩下的交给我处理好了。”

“你怎么处理？”

“匿名把这些信送回原寄件人，以免日后受到斯奈尔登控制。没有人会知道你扮演着拯救她们的角色，相信她们一定非常感谢这位不知名的恩主。”

“你是说穆地模也在勒索这些人吗？”

“我不愿给他的罪恶行为添油加醋。”伯爵傲慢地说：“不过我敢确定，将来有许多高贵的女主人不会再在舞会邀请名单中列入他的名字。”

“你做不到吗？”

“做不到。”伯爵坚定地回答：“而且我要做。”

“那我太高兴了。”柏翠纳说：“他的作为太卑鄙了，卡蕾简直痛苦得绝望了。”

“告诉她，她唯一能够表示谢意的就是守口如瓶。起码不能让佛来德烈知道。”

“她不会笨到那个地步。”

“女人往往以坦白认罪为乐。”伯爵讽刺地说；

“卡蕾不会，她不仅要佛来德烈爱她，也希望他尊敬她。不管怎样，我一定会要她保守秘密的。”

“那才对。”伯爵嘉许说，然后转换口气道：“可是你这付打扮实在错得离谱，在我生气以前，赶快回房睡觉去！”

柏翠纳微笑地望着他。

“你不是在气我。”她说：“是这件事使我们生气。”

“以后如果你发生类似这种麻烦，一定要告诉我，好吗？”伯爵说。

我……我不敢确定。”柏翠纳犹豫地：“一下子把这种大问题答应下来……那等于是半夜临深池——太危险了。”

“不要找籍口。”伯爵吼起来了，“这次饶了你，下一次决不许你再去冒这个险。”

他以为柏翠纳一定会顶嘴，出乎意料之外，她却说：

“你是一个很仁慈，喜欢帮助人的人……你比我想像的要好一点。所以，假如你高兴的话，我愿意答应。”

“没有保密条件？”他怀疑地问。

“没有任何条件。”柏翠纳回道。

她的嘴角泛着调皮的微笑，这是伯爵最熟悉的表情。

“总之，”她加上一句话：“在贵族子弟里，像穆地模爵士这种人并不多。”

“以后你要处理这种事时，要先跟我商量一下。”伯爵说：“还有，下次不准偷穿我的衣服。”

柏翠纳低头看看裤子，她简直忘了自己的打扮：“你认识这套衣服？”

“这房子里没有别人有伊顿夹克。”伯爵回答说。

“穿起来好舒服。”柏翠纳微笑地说：“你不晓得裙子好拘束。”

“这不是籍口。”伯爵说。“但愿上帝不要让奶奶看到你。”

“我希望告诉她全部的故事。”柏翠纳若有所思地说：“她一定很高兴听。”

这是伯爵不得不承认的，但是为挽回尊严，他仅仅说：

“回房睡觉去吧！你太累了——不要忘记你的诺言，否则就是哈罗门，或者更坏的地方也说不定。”

柏翠纳站起来，手里仍然拿着卡蕾的信。

“晚安，监护人，”她说：“你非常仁慈，又好老练，我很感激你，尽管我的脖子给你掐痛了，手臂也青了一块。”

“真的弄痛了你？”

“痛得不得了。”她答道：“你要带我驾车兜兜风才能治好。”

“你这是在勒索我嘛！”

“要不要嘛！”

“好吧，”他勉强答应说：“可是下不为例，我早上起床不愿意听女人喋喋不休。”

“我会文静得像一只小老鼠。”柏翠纳应允道。

“现在最后一件事，”伯爵说：“就是赶快回去睡觉，让我把这些东西吃了。”他指着桌上的食物。

柏翠纳望着保险箱里的一大堆信。

“至少，”她说：“接到自己女朋友写来的热情洋溢的情书，要比接到这一堆给穆地模的要有趣得多了。”

伯爵瞪着她，想来她又在故意气他。

“睡觉去！”他嚷着。

她走出房门的时候，还咕咕地偷笑着。

上楼后，柏翠纳将信放在安全的地方，将伯爵的夹克藏在衣柜顶上，然后就寝。

漫漫长夜使她辗转反侧，回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毕竟给伯爵捉到是一件好事。

现在自己不必烦恼其他那么多信件怎么处理了。

当她被伯爵从背后掐住脖子的时候，真是恐怖的一刻。

自从来到伦敦，她学到了许多东西。既然她已尝试过被当作小偷逮住的恐怖，她也可能尝试别种的恐怖。

比如说被色狼追逐，那一定很可怕吧！

有些事情她从闲聊中听了许多，从报纸上读了不少。

社会上有许多骚动不安的事件突破了政府所立的规范。

这是由于普遍的贫穷和法律的不公平造成的。

伯爵带回来的报纸报导着当前的政治情势，这是在学校里大家从未讨论或提到过的。

许多轰击摄政亲王改革政治的呼声归于徒然。

伯明罕城由于一直没得到过国会议员席次，现在集合了两万五千人开会，选出一位急进的准爵作他们的代表。

成千上万受到经济萧条影响的人组织了“每周一便士政治俱乐部”，忿怒地决议举办他们自己的“读书会”、“周日学校”。

国会经过四年的辩论，勉强通过一个无强制性的法案，“规定”棉花工厂的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

柏翠纳还在一些比较开放的报纸上读到有关伦敦及其他大城市的生活情形。

柏翠纳感到如果伯爵知道她很喜欢读这些报导时，一定会不准她再看。

她无法要求马上看到伯爵订阅的报纸杂志，可是只要出版后几天，她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

她可以在图书馆里看到。

只要找个藉口去拜访李查逊先生就行了。他的办公室保管着史塔佛顿的一些珠宝。

她离开他的办公室。经过甬道时顺手抓一把她想看的报纸。

“政风”是威廉·柯勃办的一份每周发行五万份的杂志，严词谴责当今政府忽视人民的贫穷等等。

“政风”透露了警察当局的贪污无能，对于窃盗集团束手无策。这些地

方往往是十几岁小孩子的犯罪训练所，他们教孩子去偷盗、抢劫、扒窃。他们因为小小的偷盗行为被捕以后，就被送到监狱里毒打。等出来的时候，口袋里一文不名。

这时候，除非他甘心住草棚，吃残糕剩饭，否则不得不回到窃盗集团，在那儿只要他敢干，就有吃有穿。

“政风”还报导一些烟囱工人的生活情形，他们爬到很高的烟囱里面清除煤烟。

法定的童工年龄是八岁，可是四五岁的童工还是很受欢迎。他们吃得很糟，睡在地板上，往往几个月满身煤垢，没有时间洗澡。

不仅报纸告诉柏翠纳一些史塔佛顿公馆外面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还有漫画也每天带进来传阅，作为茶余饭后笑谈的资料。

有时候在她参加的舞会里可以听到一些怨叹之声。

摄政王被画得痴肥不堪，何妃珠光宝气地坐在他膝上，或者骑在他背上，令人发噁。

柏翠纳知道社交圈内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很诱人，其实也没有什么价值的妆饰品失窃了。

她不知道为什么伯爵有时候显得那样拘谨。在她看来，从摄政亲王以下的人都有值得谴责的地方。

如果报纸可信的话，大多数的低层民众都饱受贫穷之苦，他们的工作环境和住宅情形恶劣到无法忍受。

“我不懂！”她自言自语：“为什么！”

她还是继续读那些她能读到的。有时候想问伯爵一些叫她迷惑的问题。

也许伯爵会以为那只是无聊的好奇心，或者说这不关她的事。

“可是这关系每一个人的事呀！”

她陪着奶奶坐在马车上时，仍然沉思着。

她可以看到贫困的清道夫，看到衣衫槛楼的小孩子麇集在门口，伺机向有钱的过客偷点东西，或者企盼着他们同清，丢个铜板下来。

富者这么富，贫者这么贫，大家却视若无睹，真令人费解。柏翠纳觉得自己应当做一些事来帮助他们。

“我刚答应过伯爵以后做什么事要先跟他商量。”她躺在黑暗里回想着。

伯爵现在正在整理那些她从穆地模处偷来的信件吧？

这一来，至少她做对了一件事。这世界居然有那么多不平，她惊异地感到，他们居然默默忍受，无法反抗。

她微微地一叹。也许除非她当一个独行侠，她是无能为力了。

伯爵不会了解的。他一直以为她是一个平庸的小女孩，一个玩火的少女。

无可否认地，她幼稚地想过要获得他的助力。她感到他是这样雄壮，这样能干，他能做出超过她希望的范围。

可是，她自言自语地说，除了艾索达女士，他不会对女人的问题感兴趣的。

艾索达真漂亮，真漂亮，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莫明地心事沉重起来，柏翠纳自认比起艾索达来，她是太孩子气，而且太不起眼。

“假如他真如大家所猜测的娶了她。”柏翠纳自问：“那我成了什么呢？”

那是一个问题，令她感到害怕的问题。

她曾以为自己会恨史塔佛顿家，而现在她深爱这个家。

不仅是这幢房子美仑美奂，主要是这个家的气氛令人愉快。尤其是伯爵住在这儿，令她感受到无法解释的兴奋。

她不常见到他，他的影子却无时无刻不鲜明地在她旁边。

他在晚饭前进入沙龙，或者偶尔加入她和奶奶的闲聊，气氛立刻高昂起来，一种奇异的激动从她心底冉冉浮升，她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

虽然如此，她还是喜欢顶撞他、嘲弄他，向他挑战。

没有一个男人使她有过这样的感受、伯爵总在不觉间使她无可避免地感到自己个性的矛盾。

“上帝保佑，不要让他们界婚……不要太快……。”

她发现自己在祈祷。

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个最自私的祈祷。

## 第四章

伯爵从报纸上抬起头望着总管，他正站在书房门口。

“什么事？李查逊。”他问。

“老爷，可以跟你谈一谈吗？”

“当然可以。”伯爵回答道。他放下手上的报纸，注意到李查逊走过来时慌慌张张的。

他已经是中年人，从年轻时就伺候他父亲，对于史塔佛顿家族的房地产了解得比主人自己都清楚。

他跟家里的仆人或其他的长工处得很融洽，对每一件事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伯爵知道决不是发生像别的贵族家里，大厨师偷了食物啦，小厨子偷了酒等等小事才来找他。

“什么事情这么慌张？李查逊。”他用愉快的语调说。

稍一踌躇，李查逊答道：

“我觉得应该让伯爵知道，林敦小姐从她的户头提了一大笔款项出去。”

“我想这是买衣服、装饰、佩件等等伦敦少女流行的东西所必需的吧。”

伯爵回答。

“不，老爷。我已经给裁缝师和服饰店付过钱了，那种钱没有多大数目。”

伯爵勃然变色道：

“你是说林敦小姐提了现款。”

“是的，老爷，她告诉我需要钱用，签了一张支票，第二天我就筹给她了。”

他交给伯爵一张纸。伯爵不敢相信地望着他。

“这就是小姐上星期提款的帐单，老爷。”

伯爵走过来，凝视着，然后以一种不祥的口气说：

“小姐在家吗？”

“我想，她刚刚驾车回来，老爷。”

“叫人去传她来，我有话跟她说。”

“是，老爷。”

又是一阵犹豫，李查逊说：

“希望告诉您林敦小姐所做的事没有错，我感到林敦小姐已经找到挥霍金钱的路子了。”

他为自己说出的话感觉尴尬，伯爵安慰他说：

“你做得完全正确，李查逊。你晓得我是林敦小姐的监护人，她的支出情形我必须知道。”

“谢谢您，老爷。”

李查逊鞠个躬，离开书房。伯爵皱着眉头，站起来走到窗口。

“柏翠纳搞些什么名堂？”他自问着。

他低头望着手上那张单子，紧抿着嘴唇。

从柏翠纳侵入穆地模家给他抓到那天晚上起，他深信柏翠纳以后做任何事情都会先跟他商量。

他以为自己不但已经得到她的承诺，也获得她的信任。而今，他生气地告诉自己，相信女人诚实率直的想法真是愚蠢，她们一有机会就欺骗你。

书桌上搁着两封艾索达寄来的信，他还没有开。

最近几天他没有去看艾索达，她托人带信，带字条咒骂他。他知道迟早他会要她面对一个事实：他们之间已经吹了。

不管女人有多漂亮迷人，他跟任何一位在一起都只是时间问题，早晚会厌倦的。

伯爵知道，一旦稀奇的东西变得不稀奇，那就是厌弃的时候了。

艾索达的谈话越来越叫他烦，而她老抱怨他不想跟她结婚，更是听了想打呵欠。

她不是理想的终身伴侣。

他不知道真正想让她冠自己的姓，为自己生孩子的女人是什么类型。

然而他深知，那决不是艾索达这类女人。

他是风流出了名的，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厌倦，闹得不欢而散！这是艾索达最关心的结局，现在已经在社交界被人议论纷纷了。

“妈的！我怎么会跟她缠在一起？”他自问。

他知道，是她处心积虑地勾引他，诱惑他，就像其他女人一样想抓住他。

现在他关心的不是艾索达的问题，而是柏翠纳。

几分钟后，她以一贯毛躁态度冲进房间。他回过头来看。着她，眼光深沉阴暗。

“我来迟了，对不起！监护人。”她顽皮地眨着眼睛说，“可是我正在洗澡，我想你大概喜欢看我穿一套比浴巾漂亮一点的衣服来见你吧？”

她自信地向他走过去。她穿着一件浅蓝色长裙，系着天鹅绒饰带，十分迷人。

伯爵背着光，柏翠纳等到接近他时才发现他脸上的表情。

她抬起头惊愕地望着他，久久不能自语。

“怎么了？”

“我以为我可以相信你的诺言。”伯爵以拷问的语气说；“我看我搞错了。”

“诺言？”柏翠纳问道：“你是说……？我一直都在遵守诺言，我保证，我没有作什么值得叫你谴责的事。”

“你还说慌！”伯爵野蛮地说：“好，柏翠纳，告诉你，假如有什么事情叫我憎恶的，那就是说慌。”

“可是我没有说谎！”

“还骗我！”他嚷着。

“我做了什么错事？”柏翠纳问道：“发誓，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

“你被勒索了？”

她眼里充满惊讶。

“对天发誓，我没有被勒索！我也没有什么把柄叫人来勒索我。”她说。

“那这是什么意思？”伯爵说得好像有什么恶兆似的。

他把手上的那张单子递给柏翠纳。柏翠纳望着。

她读出那个支出数目，脸色泛红起来。

伯爵愤怒地叫嚷着，一边焦躁地踱到暖炉旁，背对着空空的炉口。

“现在，”伯爵说：“我要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柏翠纳轻轻地叹道：

“我本来是想告诉你的，但是我以为你……不会了解。”

“是那个男人？他抓到你什么把柄？”

“不是男人。”

“你以为我会相信？”

“是真的。”

“那么你这么多钱拿去干什么了？”

沉默了半晌，柏翠纳说：

“那是……我自己的钱。”

“我知道，我有责任监护你，直到你二十一岁。”

“也许我应该先跟你商量，可是……我想你一定会阻止我去做……我自己要做的事。”

“你知道就好！那为什么……”

“你已经知道我为什么不能说了嘛。”

“你好好把话说个清楚。”伯爵命令道。

柏翠纳踌躇了一阵子，然后低声地说：

“我本来是要先问你怎样帮助那些可怜的女孩子，可是我感到你……一定不会同意……会阻止我。所以我想不要让你知道……给她们一些钱。”

“什么女孩子？”伯爵问。

“街上的女孩子。”

伯爵惊讶地注视着她，然后以一种比较温和的口气说：

“开始解释了？我简直不了解你在说什么？”

他在暖炉旁的摇椅上坐下，作一个手势要柏翠纳也找张椅子坐。

她战战兢兢地坐在椅子的边缘，似乎不敢坐下的样子。她的眼光阴沉焦急，灵敏地望着他，仿佛知道；定会惹他暴怒的。

“事情是这样的——”她说：“有一天早上，奶奶感觉不舒服，我要韩娜陪我上街。”

“我们从百货店出来，看见一个女孩抱着一个很小的婴儿。看起来非常瘦弱，好像有病的样子。她向我要钱，我给了她一点。这个女孩看起来太年

轻，我就问她这个婴孩是不是她的。”

柏翠纳很快地瞥了伯爵一眼，仿佛很尴尬的样子，然后很快地把眼光移开。

“她告诉我，”她继续低声说：“她从乡下到伦敦找工作时只有十四岁。以后不知怎么搞的在一个驿站碰到一个男人让她搭便车，……说什么要帮她找工作。”

柏翠纳的声音越来越小了：

“他把她带到一个地方，给她杜松子酒喝，……然后……然后……她也不知道怎么了，第二天醒来以后就没有再见到他了。”

“这种事常常发生在一些单独进城的女孩子身上。”伯爵冷淡地说。

“她叫依莎……她后来想办法找到工作。她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他们把她解雇了。”

柏翠纳支支吾吾地说：

“她说……现在她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就是……卖淫！”

一阵不愉快的沉默。伯爵没有说话，柏翠纳继续说：

“等孩子出世以后，她不得不去要饭来维持母女俩的生命。”

“她跟你站在街上谈这些吗？”伯爵问道。

“不是庞得街，是马多嘶街，那里没有那么拥挤。”柏翠纳解释说：“我听了非常难过。我给她所有的现款，第二天我拿了更多钱去，可是已经找不到她了。”

伯爵不安地应了一声，柏翠纳很快地继续说：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一直在想着那个小妈妈跟婴儿都那么瘦小苍白。”

“这花了你一部份钱。”伯爵追问道：“还有剩下的钱呢？”

“我跟奶奶一起坐车上街时，”柏翠纳回答说：“我看到一些衣衫槛楼的孩子，还有一些女孩化了装，穿着俗艳的服装，等待路过的绅士……上前搭讪……”

“你不应该注意这些事。”伯爵严厉地说。

“我怎么能够禁得住，我又不是瞎子。”

一回嘴又想起自己的老脾气，这些日子她收敛多了。也许是为了不使伯爵太生气，她继续以比较温和的口气说：

“我读到有关伦敦女人和少女情况的报导，她们……或；者阻街卖淫，或者……被老板当作奴隶一样剥削！”

“你不该读那种文章。”伯爵说：“你是在那里看到的？”

柏翠纳没有回答，他坚持问道：

“我在问你话！你是从那里读到那些东西的？”

“在你订的报纸和杂志。”

“那些不是给你看的。”

“我想我应当了解一下伦敦的现况。”柏翠纳说：“不只是“政风”记载这些事，众议院的演说也都在讨论这些事。”

伯爵很清楚，他们常常辩论许多《调查委员会》对实际情况调查的“发现”。

少数清廉的警察也提供了证据。国会议员曾经被这些事实弄得十分震惊。

可是伯爵和许多朋友们讨论这些问题时，没有一个他认识的女人表示过丝毫的兴趣。

所以他对柏翠纳说出这些事十分惊讶。可是他只是大声地说：

“我只要知道你还给什么人钱？”

“我怕你会生气。”柏翠纳答道：“碰到依莎以后有一天晚上，我曾经走到碧佳斗里去……想要看看那里是什么情形。”

“啊？你走到碧—佳—斗—里？”伯爵发怒了：“你一个人？”

“不，不是一个人。”柏翠纳答道：“我不会那么笨，我把车子停在庞德街的尽头，然后叫吉姆跟我一起去。”

“吉姆有什么权利陪你去。”伯爵震怒地嚷着。

“这不能怪吉姆，”柏翠纳连忙说：“我强迫他去。我说假如他不愿陪我去，我就自个儿走。”

伯爵已经张开嘴唇准备痛责她，可是马上控制自己，仅只问道：

“结果呢？”

“我跟几个女人说话。有几个女人很粗野，可是绝大多数知道我要帮助她们，都回答我的问题，简单地告诉我她们是怎么开始皮肉生涯的。”

“你给她们钱了？”

“当然。大多数都很感激。她们说这一来可以休息一个晚上，早点上床睡觉去了。”

伯爵对这一点十分怀疑，他知道这些钱会被老鸨夺去，她们的行动不会没有人监视的。

但是他并没有说出来，只是静静地听柏翠纳继续说下去。

“有一个女孩儿告诉我——这是我以前没听说过的——她们不能自己取得现金，所以我安排她第二天早上到公园去见我。以后我按照这个方式接济了許多人。”

伯爵仰靠着椅背，手抚眉间，仿佛要把那团烦恼的皱纹搓平一样。

他深知柏翠纳的作法绝对没有办法真正帮助那些受苦的风尘女子。她无法如愿以偿的。

记得有一位众议员曾说从来没有过娟馆的老鸨被送到监狱的记录。

老鸨们拥有妓院，买了一群可怜的姑娘，在他们的监视下阻街卖淫，姑娘们只拿了些微的报酬，租最廉价的阁楼住，一直到人老珠黄，或是病魔缠身而不能继续操贱业。

那时她们将被弃之如敝履，过着悲惨的余生。

可是每一个老鸨，不管是男是女，他们都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发掘“人才”，培植摇钱树，赚一大笔钱来购买马车，在郊外别墅过着豪华生活。

“我帮助那些碧佳斗里的姑娘们。”柏翠纳说着：“可是我主要帮助那些有孩子的，现在她们已经认识我的马车，每次我上庞德街，通常有两三个人在等我。”

她说着眼瞄了伯爵一眼。

“跟奶奶出门的时候，我身上往往准备两三个袋子的钱到时候递给她们。”

她的眼光里带着乞求。

“我花了许多钱，可是每当我穿着漂亮的衣服，佩带着你收藏的高贵珠宝，都不禁想起那些被迫卖淫为生的女人和她们饥饿的孩子。”

柏翠纳的声音里带着微微哽咽，不觉间眼泪夺眶而出。

她站了起来，走到窗前，以免伯爵发现她在哭泣。

伯爵望着她的侧影，明亮的窗景把她衬托得像一幅剪纸画，阳光将她的头发映出一圈金黄色的光晕。

“来！坐下！柏翠纳。”他平静地说：“我跟你谈这个问题。”

她偷偷地擦掉眼泪，然后照着他的话坐回刚才的位子。

“我了解你的感受，”伯爵说：“可是告诉我你感受到什么程度，要信任我。”

“我以为你会阻止我。”柏翠纳答道：“爸爸常说，丢钱乞丐是一种浪费，可是我……我不得不帮助他们。”

“我了解你要做的了，可是以后我们必须做得更实际一些。”

柏翠纳望着他。

“我在想，”她慢慢地说，“等我二十一岁有权处理自己的钱，我要建一幢房子，当做救济院来收容那些小妈妈。”

“这是一个好主意。”伯爵答道。

他不愿打破她的幻梦，为她说明，有些孩子是专门雇来装个模样，互相轮流抱着以换取好心人的同情而已。

“你是说你要帮助我？”柏翠纳问道。

“我要劝你把金钱用到比较理性而实际的救济上。”

“我希望你帮助我去救济那些像依莎一样……还没有结婚就不幸有了孩子的姑娘。”

“这不难。”伯爵答道：“事实上，我相信，已经有救济金用到这些未婚妈妈的身上了。”

“有吗？”柏翠纳：“我似乎没有看过这类的消息。”

“不错。”伯爵同意道。

他知道柏翠纳对她偶然碰上的这个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是一点概念也没有，也许只是因为其他贵族小姐更富于感性而已。

“我想你会发现。”他说：“碧佳斗里的教堂像圣·詹姆斯教堂对于这些女人，特别是有孩子的妈妈知道得比谁都清楚。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你最好先跟教区神父讨论一下。”

他看得出，她对这个主意不太热心，所以再加上一句：

“我晓得，他们的工作所以做得不够彻底，是因为他们缺少基金。”

“那我可以给他们一些钱。”

柏翠纳的声音非常兴奋。

“好吧！”伯爵同意道：“只要你先跟我商量一下，我们可以想一个最可行的办法。”

“喔！谢谢你，谢谢！”

“这是你的钱，不是我的。”

“我要你帮我。我要好好运用我的财产。”柏翠纳说：“不过我不太了解……”

她犹疑着，似乎知道她要说的是一个尴尬的问题。

“什么事不了解？伯爵问。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女人在街上拉客……而那么多男人……居然有兴趣！”

她是在想这些女人是多么粗俗平凡，特别是那些对她粗野的女人。尽管她到碧佳斗里的对候才傍晚时分，却已经有许多姑娘喝得酩酊大醉。

对她来说，那是一次大开眼界，也是大吃一惊的经验。柏翠纳对她亲眼目睹的事永难忘怀。

伯爵仿佛透视了她的心，望着她说：

“改变世界不是一蹴可及的事，柏翠纳，更不是个人能力所能及的事。”

“我知道。”她说：“可是你有权有势，可以在上议院说话，可以影响摄政亲王。”

伯爵笑了。

“你未免太高估我了。”他说：“实际上我已经提过了，我准备再提出来。”

“真的？”柏翠纳问：“她们需要帮助，而不是订些法律把她们送到监狱。”

“你碰到的是一个至今仍让我们感到最棘手的问题。”伯爵说：“不知道能不能提个建议？你对这个问题这么感兴趣，与你的年龄、身份不太适宜。”他慈祥地说。

柏翠纳又站了起来，定到窗口。

她默默地望着花园，然后说：

“你是在取笑我。当初我上伦敦的时候……跟你说过我要做的……”

伯爵微笑了，柏翠纳曾大胆地说要当个“流莺”，如今言犹在耳。

“我不是说过？你对你所说的话一点也不了解。”

“我很惭愧……”她说：“不仅对我说过的话惭愧，我还以为那种生活方式多么有趣……我不知道事实是那么悲惨堕落。”

他了解柏翠纳对于所见所闻十分震惊。他愤怒地告诉自己，这些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

“柏翠纳，来！”他说：

可是她没有服从。半晌，他起身走到她旁边。

“我要给你一些劝告。”他说：“也许你听不进去，可是这是每一个改革者迟早要知道的事。”

“什么事？”

“不要跟你要帮助的人太过接近，太过热情。”

他看得出她眼里有一股反抗。他继续说：

“如果你做得太过火，结果很可能会变成一个狂热份子，就没办法再客观冷静的观察，这是做任何事都不可或缺的态度。”

柏翠纳沉吟了一会儿，半晌才说：

“我晓得，你是对的。可是，哎！监护人，我一想到这个问题就难过！为什么这些姑娘这么小……而……那些嫖客一点没有同情心？”

“假如你要我帮你策划进行，”伯爵说：“我们应当从另一个角度着手。假如你高兴，明天我陪你去见碧佳斗里的圣·詹姆斯教堂的神父。你可以了解一下他们正在进行的救济工作。相信他们对你全心全意的协助，一定非常欢迎。”

“真的要陪我去？”柏翠纳惊喜地问。

“只有一个条件。”

她敏悟地望着他。

“你不要再亲自参与。”他说：“这不只是要求更是命令！”

“我知道你会阻止我的。”

“你应当了解。”他说：“第一、你会被敲诈。第二、这不是一个淑女应当关心的问题。”

“我认为应当！”柏翠纳愤怒地说：“每一个女人应当关心其他的女人正在受什么苦，特别是——那些缺乏经验，还需要别人照顾的年轻女孩。”

“这句话正好适用于你。”伯爵平静地说。

她尴尬地笑了。

“我知道你会揭我的疮疤，总之，我是需要你的照顾嘛！”

“只要你愿意。”

“对不起我没有先跟你商量。”柏翠纳说：“可是你没有告诉我这件事非跟你商量不可。”

“又在文过饰非了。”伯爵说。

“我要帮忙！”她呼喊道：“非常需要！假如我们能够携手合作，真是太妙了，妙得不得了。”

说着她伸出手，握住伯爵的手。

“从来没有想到你会谅解我，”她低声地说：“你使我感到一切事情都很乐观。”

她感到伯爵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不要告诉奶奶，”她加上一句：“她不知道吉姆陪我去碧佳斗里。”

“放心好了。”

她微笑地望着伯爵，双眼不觉湿润起来。

“你太好了！”她高声地说：“我以后一定要乖了。”

“我非常怀疑！”伯爵说。

他的眼里却盈满了笑意。

柏翠纳兴奋地审视着四周。

闻名一时的宝松园正如她所想像的一样美仑美奂，可是光线更生动，装饰更高雅，比她想像的更令人愉快。

她一直觉得很难过，因为她得瞒着公爵夫人和伯爵偷偷出来吃晚饭，可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卡蕾花了很多心思安排这次晚餐，她不能叫她失望。

她很感激柏翠纳帮她解决了难题。为了表示谢意，她想做一点事来报答她。

柏翠纳回想把一叠信塞到她手里时，她惊喜得热泪盈眶的模样。

“啊！我的信！我该怎么谢你？”

她哭了。

涕泗纵横地叫着：

“我会还给你，我会还给你，总有一天……”

“你没有欠我钱啊。”柏翠纳说。

卡蕾突然吓了一跳，惊愕地停止流泪。

“真的。”柏翠纳说。

“可……可是，怎么……我……，我不懂……”卡蕾口吃地说：“你不是拿钱向他赎回来的吗？”

“偷来的！”柏翠纳告诉她：“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卡蕾，你必须发誓，关于我怎么得到这些信决不能透露一个字。”

“我发誓！当然，我发誓。”卡蕾虔诚地说：“可是……这是怎么回事？”听完整个故事，她完全吓呆了。

“你胆子怎么会这么大？……你为什么要为我冒这么大的险？”

“因为你是我的朋友，而且我觉得穆地模可鄙到了头，不能忍受让你吃这个亏。”

卡蕾又惊讶又崇拜地望着她。

她们把信件丢到火炉，凝视着薄烟弥漫炉里，直到每一片碎纸都化为灰烬。

火光摇曳着，卡蕾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现在佛来德烈再也不会知道了。”

“不会的——除非你告诉他……你决不能那么做！”

“我已经答应过你了。”卡蕾诚敬地说：“我不会食言的。”

她吻了柏翠纳，一再谢她，却不知道该怎么报答她。

柏翠纳晓得，卡蕾说要在宝松园安排这次晚餐，这是只有他们两人才能领会的庆祝会。

起先她们在卡蕾家跟莫孔勃候爵夫妇进了晚餐。她们尽量若无其事地闲谈着。

大人们以为她们是由佛来德烈和鲁柏特陪着去跳舞，其实大伙儿却往宝松园来了。

尽管这儿的名誉不太好，却装潢得富丽堂皇，又有个光荣的标帜——摄政亲王有一个私人厢房，还设有专用楼梯可直接进出剧院。

不过因为这是一个公共场所，任何人只要付了钱就可以进来，所以显得十分拥挤。

柏翠纳早就听人说这儿有扒手，他们大多数穿得很体面混在人群里，或者徘徊树下。

在两个男人护送下，她们穿过拥挤的甬道来到圆形剧场，进入一个小包厢。厢房的布置充满了东方色彩，一间间地面对舞台，围成一个半圆。

厢房里有张彩绘餐台，柏翠纳发现上面画着一条“龙”。

大青龙吐着火舌，鲁柏特说：“摄政亲王被国会否决了预算时，就是这付面孔。”

柏翠纳发现卡蕾的哥哥看来一脸沮丧，卡蕾说他是“一朵凋谢的郁金香”。他就是喜欢那垂头丧气的调调儿，惺松的睡眼，纨绔子弟无聊的对话，种种都叫人看了生气。

他跟佛来德烈截然不同。佛来德烈越看越叫人喜欢，不过现在他的心里只有卡蕾一个人。

她了解，卡蕾希望她多取说鲁柏特，多找话题跟他职聊。

他显得有点懒得听话，今天晚上是勉强被妹妹拉来当电灯泡的，他的心不在这儿。

可是他总归是回答了她的一些问题，还叫了几片有名的宝松火腿——贵得不像话——还有一瓶香槟，跟她在伯爵家喝的味道完全不同。

她环视整排包厢，听说这儿收藏着赫嘉的亨利八世与安妮·宝伦肖像。

音乐奏出美丽的乐章，人们开始翩翩起舞，可是大多数人都在互相观

望，宝松园的舞厅有五千盏油灯，是伦敦夜里最明亮的地方。

“节目什么时候开始？”柏翠纳问鲁柏特。

“快了。”他回答：“喔，我去看看。”

他迅捷地站起走出包厢，那动作使她感到他是极力找理由回避这个场面。可是她懒得多想，只顾观赏舞池的人和旁观的人群。

佛来德烈和卡蕾在窃窃私语。卡蕾粉颊泛红眼睛充满了幸福，看起来真是漂亮。

柏翠纳尽量把椅子挪到包厢房的角落，以免无意间听到她们的耳语。

这时隔壁的厢房传来说话声：

“她不但歌唱得好，又相当风骚，伯爵就欣赏这个调调儿。”

“我每天骂他，他都不敢回嘴。”

“你少吹牛，拉涅劳。”第一个声音笑着说。柏翠纳认得出这是罗洛爵士的声音。

她现在知道谁在说话了。拉涅劳公爵在一次舞会里跟她跳过舞。

她早知道他是个爱吹牛的家伙，对他一直不敢领教。

“听说史塔佛顿在翠海的天堂街买了一幢房子。还送给她一辆全街最漂亮的马车”。

罗洛说道。

“我不仅知道这幢房子，还去过呢！”公爵回答道。

“我的天！少吹牛了，”罗洛叫了起来：“你是从钥匙洞进去的吧？我不相信史塔佛顿会邀请你去参观。”

“自有门路。”公爵吹牛地说：“老实说，罗洛，我那个法国小甜心可真是把我爱得入骨啊！”

罗洛没有回谈，公爵继续说：

“不过我很坦白，我告诉她我没有史塔佛顿那么痴情，我们必须做一个友善的安排。”

“什么安排？”罗洛问道。

柏翠纳看不见公爵，却可以想像得到他；定是一付自鸣得意的样子。她确信他现在正在跟他的朋友丢眼色。

“猫儿不在，老鼠作怪。”他闪烁其词地说。

“什么意思？”罗洛爵士问。

“你可以猜得到。”公爵答道：“史塔佛顿不是每天都在伦敦？他奉命陪艾索达女士睡觉时，也不会去翠海。”

“你是说……？”罗洛兴奋地进出问话。

“我是说我跟那个法国小甜心在搞走私！”

罗洛爵士惊讶地叫喊着：

“老天！小心史塔佛顿哪！那家伙可不好惹哦。你居然吃了他的禁脔，他不会放过你的。”

“我会小心的，亲爱的家伙。”公爵轻松地说：“而且我向你保证。……”  
以下的话低到听不见了。

“好吧，你比我有气魄。”罗洛说。

“现在你须要更多的冲劲和决心，在这个世界猎取你想要的东西。”

“你相信我可以？”罗洛以一种不同的口气说。

“哎！我一向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公爵回答：“我不只是下决心，还冒

着生命危险去获得。”

他又笑了。

“我躺在史塔佛顿的床上跟他的情妇作爱，喝他的高级香槟，我是在为我的智慧庆祝。”

“来！我向你的艳遇敬一杯。”罗洛举杯：“向你的智慧敬一杯。你现在给了我一个主意，要是成功我会感谢你。”

“很高兴助你一臂之力。”公爵回答。

柏翠纳听到杯子相碰的清脆声。

隔墙有耳，她禁不住窃听了这一段话，现在她对拉涅劳公爵和罗洛爵士忿恨不已，这个伯爵要她不理睬男人，自以为已经羞辱了伯爵。

无论如何，她没有多少时间思考这个问题，因为鲁伯特回到包厢，告诉她们杨妮·葆蕾马上要上台演唱了。

司仪随着滚滚鼓声出现包厢面前，介绍女主唱时，他简直是坐立不安了。

“各位亲爱的爵士、女士、绅士，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聆赏到全欧洲最有名的女主唱，一个法国来的淑女，她曾在巴黎歌剧院和米兰拉斯卡拉剧院轰动一时，还赢得了“夜莺”的美名。现在，……

让我们欢迎杨妮·葆蕾小姐！”

掌声如雷，随着司仪的手势，人们的眼光被吸引到这个名满全欧的女高音身上。

即使有一段距离，柏翠纳依然感觉得到这个法国女人的魅力。

她一头乌溜溜的秀发，比艾索达的还黑还亮，黑中又透着蓝色的光泽。

她的眼睛又大又亮，长长的睫毛像流苏一样，使得灵魂之窗更具神秘感。她的嘴唇像樱桃一样红润欲滴。

她着一袭黑色长衫、钻石的光芒反射着灯光，闪闪发亮，好像包裹住夏夜的繁星。

她开始歌唱。毫无疑问，她够资格赢得乐评家给她的无数赞美。

所有演唱者感到最大的赞美就是听众鸦雀无声。

她的声音奇特地含着男童优雅的音质，可是歌唱的时候却又非常女性，非常迷人。

她身材冶艳，纤细的粉须，凝脂的藕臂，犹如仙女下凡。

柏翠纳聆听着，知道她的声音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突然间，她的美丽使柏翠纳感到强烈的痛楚，身心俱疲。

“她好可爱，好迷人，不知道他……？”

她无法再想下去了，这个迷人的尤物，这个拥有“夜莺”美名的法国美女是属于伯爵的。

她无法了解为什么见到这位美女会使她伤心，为什么她的心痛会随着杨妮·葆蕾的歌声节节高升？

蓦地，她了解到一个事实，这几乎使她失声否认。

可是她不能否认，她嫉妒伯爵的情妇，痛绝地嫉妒每一个可能成为伯爵情妇的美人。

嫉妒——为了爱！

## 第五章

“今天晚上我答应带你去参加第凡树公馆的晚宴。”公爵夫人说：“我孙子要在家开晚会，我们不能参加。”

“晚会？”柏翠纳问，心想也许只有男士才能参加？

公爵夫人微笑着说：

“亲王也要参加。当然，还有许多漂亮的女人。但是话题不会集中到这些美女身上。”

柏翠纳狐疑地望着公爵夫人。夫人继续说：

“杜文决定骑贝拉参加阿斯考特赛马，亲王很有信心他可以赢得金杯。”

柏翠纳知道这次谈话一定非常精采，那些骄奢俱乐部的成员也一定会在这儿，她很难过自己不能出席。

仿佛公爵夫人已经窥探到她的心思。

“亲王喜欢精明老练的女人。当然他会带着何妃来。相信艾索达女士也会想办法参加的。”

公爵夫人的话里含着冷嘲热讽，柏翠纳知道，她不喜欢艾索达，却没有像自己那样憎恶。

她爱上了伯爵，嫉妒一切受到伯爵赐惠的女人，这种痛苦与日俱增。

不只是为了杨妮·葆蕾的魅力而痛苦，更为艾索达女士的美丽所折磨。

当然她不知道，伯爵对艾索达的死缠不休已恼怒异常，更不知道伯爵的抽屉里藏着越来越多她写的信。

柏翠纳只知道每次参加舞会、欢迎会、宴会都看到艾索达必然出现在他旁边，仿佛他是一块磁铁一样。而且每天都可以看到穿着她家制服的仆人送信到大门口。

“我很庆幸今晚不必参加晚宴。”她想。

她知道自己望着伯爵——当然艾索达一定在旁，吸引着伯爵的眼光——就很难注意坐在身旁的男士。

伯爵绝对不可能不迷恋美丽的艾索达。柏翠纳失望地感到，他们宣布订婚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也许就在这几天之内。

“我爱他！”黑夜之中，她暗自沉吟。

她无时无刻不企盼着伯爵出现在她面前——他那宽广的肩膀、乌黑的头发、潇洒而嘲谑的表情……

他很仁慈，带她去见碧佳斗里的教区神父。

柏翠纳倾听神父细说他们如何处理那些被丢在教堂里的弃婴。

可是，正如伯爵所说，尽管他们已经摸索到一条解决之道，却由于财物的拮据，使工作室碍难行。

柏翠纳觉得不管怎么样，他们并没有努力试着防止那些涉世未深的乡下姑娘上城时被诱拐入火坑。

“是不是可能……”她说：“请一个人像神父你，或者一个老妇人专门驻在酒店里，等驿马车停下来，看到年轻的女孩子下车，一副需要帮助或徘徊惶惶的样子，就可以把她带到安全地方，或者给她介绍职业？”

“好主意，林敦小姐。”神父说：“可是坦白讲，我没有人手。何况，尽

管是为她们好，我怕那些初到伦敦的少女也不会听我们的话。”

柏翠纳感到这是一种失败主义的态度。所以她离开教堂时告诉伯爵说，她坚持要做一些什么事。

“我去跟警察谈一谈。”伯爵说。

“乡下姑娘最怕警察了。”柏翠纳说：“我们需要一名慈祥的老妇人，她可以给人信心，愿意听从她的劝告。”

伯爵没有回答。他知道像柏翠纳所描写的这种人已经够多，她们专门等待下驿马车找职业的乡下姑娘。

这些人就是老鸨，起先表示答应为她们找职业，说什么薪水高、条件好，然后把她们骗到私娼寮，从此就羊入虎口，再也出不来了。

“我答应你全力解决这个问题。”伯爵说：“我已经跟亚胥雷爵士谈过这个问题，他是一个重要的改革家。可是你不要急躁，问题不可能马上解决的。”

“我已经不能忍耐了。”柏翠纳回答：“多犹豫一天、一小时，就多一个纯洁的少女被蹂躏多一个可怜的私生子降临到世上来。”

柏翠纳激昂的情绪使得伯爵非常感动。

在所有饱认识的女性当中，没有见过一个人像柏翠纳这样关怀那些不幸的女孩。

他发觉自己越来越关心那些徘徊路边的阻街女郎，越来越注意那些报导犯罪的社会新闻。

当他讨论这些问题，引用报纸上关于贫穷与犯罪的报导时，朋友都惊异不已。

“史塔佛顿，我以为已经有太多美女叫你烦恼了，哪有时间去关心那些可怜的风尘女郎？”一位上议员跟他开玩笑。

不过也有许多人表示同感，他们知道他在上议院发言很有份量。

他很仁慈，不过，柏翠纳想：这并不表示他对她特别感兴趣。总之，他已经有两个迷人冶艳的情妇，夫复何求？

只因为爱他，只因为除了伯爵别无所想，她辗转反侧。连公爵夫人也看得出来，她瘦了。

“我看这也好，社交季节快结束了。”夫人说：“跳舞跳得这么晚，稍不注意保养，你的容貌就得付出代价了，”

“社交季节快结束了？”柏翠纳不觉跟着说。

不知道到时候该怎么办，伯爵会对她怎么样呢？她不能不担心他会把她送回乡间，甚至回哈罗门。她不敢想。

她知道，等到社交季节结束之后摄政亲王就要到南部的布来顿去，那些贵族们也就把大门关起来，有的跟随着亲王，有的回到乡下避暑，直到秋天才回来。

柏翠纳问李查逊先生晚上谁会来参加晚宴，他把一份客人的名单递给她看。

总共不过二十名，当然以亲王和何纪为首。艾索达女士的名字就好像从纸上跃起，在她面前炫耀得眼花撩乱。

她跟随着公爵夫人出宴，感到自己好比是一个不速之客的“灰姑娘”。

第凡谢家举办的只是一个小规模家庭晚宴，她们很快就回家了。进了大门，总管通知说：

“女士们刚到客厅休息，夫人，男士还在餐厅。”

“那我们偷偷溜上楼去吧！”公爵夫人微笑着说，

她吻了柏翠纳的脸颊说：

“晚安，亲爱的。不要等我，你走你的吧，让我自个儿慢慢爬上楼去。”

“晚安，奶奶。”柏翠纳答道，行了一个屈膝礼。

奶奶拖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步地扶着栏杆上楼去，柏翠纳说：

“我去书房拿本书。”

她知道不会碰上任何人，因为这个房间晚上没有人会来。

她拿了需要的书和一本还没有看完的杂志。

她走向门口，渴望呼吸外面新鲜的空气。

今晚一定很难入睡。

过去这两天太热了，热到不能在公园里驱车。她需要吹吹风，乘乘凉。

她放下书，拉开沉重的缎质门帘，打开门走到阳台。

走出门时，可以听到客厅的说话声和餐厅里男人的笑声。从窗子可以看得见他们的影子。

她步下台阶，在树影下的草地上漫步。

晚风徐徐，一片清凉，远离了灯光，夜空的星月照亮了花径小道。

记得花园尽处有一个座位，那天她侵入穆地模的房子被伯爵捉到，就是坐在那儿和他谈话。

也许坐到那个位子可以免得想起艾索达女士多漂亮，或者杨妮·葆蕾多迷人。还有更多的事需要她去思考。

她在恋爱，正如其他恋爱中的女孩子一样，为了爱人，希望自己更漂亮、更聪明、更完美。

伯爵相当聪明，一定在许多令人厌烦的事件中发现了她的无知。

她非常自卑，相信艾索达女士一定会津津有味地谈论政治、赛马和其他任何事，自己却年轻幼稚得不敢望其项背。

“可是我要努力！”她激愤地自言自语：“我要试试看。”

她正在看的这本书就是有关马的品种、骏马世系谱之类的书。

她已经走到尽头了，正在寻找座位时，惊愕地看到一个黑影跃起，遁入花丛。

她伫立道：

“谁？”

没有回答。

“我看见了。”她威胁道：“你没地方躲的。”

她想大概是仆人吧！他们是不准到花园来的。

花丛并不密，她可以辨别出花后的人影。

“出来！”她严厉地命令道：“否则我要叫人了。”

花丛打开了，站出一个男人。

借着月亮，她可以看清那个人的脸，一个陌生人，不是仆人。

“你是谁？”她问道：“在这里干什么？”

“很抱歉。”他回答。

“你晓得你侵入私宅吗？”

“是的，我马上离开。”

柏翠纳不信任地望着他，然后说：

“假如你是小偷或强盗，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保证，林敦小姐，我不是来偷东西的。”

“你认得我？”柏翠纳问。

“是的。”

“你怎么进来的？来干什么？”

“我不能说，不过我向你保证，我不会破坏任何东西。假如你要我走，我马上走。”

“破坏任何东西？什么意思？”

陌生人微笑着。他的年纪轻，不到二十五岁，虽然看不请面孔，可是她知道，他穿着整齐，却又并不像个高雅的绅士。

“你是谁？”她又问。

“我叫尼可拉·宋顿，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毫无意义。”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记者。”

“记者？”柏翠纳狐疑地加上一句：“你是说是来探听今晚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吗？伯爵不会有什么值得报导的事，这只是一个私人派对。”

她知道摄政亲王跟朋友晚餐一向是步步设防，避免新闻记者注意的。

尼可拉·宋顿微笑着说：

“我向你保证，林敦小姐，殿下出现在史塔佛顿公馆不是我来此的主要目的。”

“那是什么目的？”

“我不能告诉你，可是假如你容许我留在这儿，我会很感激。”

“你是怎么进来的？”

“爬墙。”

“那很明显是侵入私宅了。我可以大喊救命，叫人把你丢出墙外。”

“我知道，可是我知道你对不幸的人一向很仁慈，我求你让我留下。”

“你怎么知道我仁慈？”柏翠纳疑信参半地说。

“我听说你给街上那些女人许多钱。”

“假如你知道，千万不要在报上披露。”柏翠纳乞求地说“否则伯爵会恼怒的，而且我不希望人家知道。”

尼可拉·宋顿没有回答。柏翠纳接着说：

“拜托……”

“我也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吗？”

“什么事？”

“让我留下来。”

“如果是合理的话，”柏翠纳怀疑地说：“可是我要知道你留下来做什么？”

“假如你不会改变初衷叫人把我撵出去，我就告诉你。”

“那要看你的理由来决定。”

她想吓吓他。她了解，假如伯爵知道她施舍阻街女郎的事情宣扬开来，一定会不高兴。而公爵夫人只要听到她提起那些女人就够震惊了。

她丧气地坐下来，觉得自己彷徨失措。

“告诉我你来干什么，”她说：“我想了解一下。”

“你很仁慈，林敦小姐。”尼可拉·宋顿在她旁边坐下：“这件事跟你也许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对我个人却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假如今天能够得到一则有价值的新闻，就会对我整个未来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怎么会那么重要？”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威廉·洪的人？”

“我想我不认识。”柏翠纳答道。

“他号称‘新闻英雄’。”宋顿说：“从一七九六年起他就是一位改革家。他十六岁就参加伦敦记者协会了。”

“他是干什么的？”

“他办改革家周报。”

“我听说过。”柏翠纳说：“事实上我看过好几期。”

“我替他们写文章。”宋顿告诉她：“可是去年他坐牢了，群龙无首，报业简直振作不起来。”

“那他现在呢？”

“他已经自由了，想再办一个报，叫张布报。假如搞得成功，他答应给我一个好位子，我想他会有的。”

“可是报纸都还没出版嘛！”

“筹备办一个新报要一段时间。”宋顿说：“我正在尝试给他一条新闻，现在这份报纸委托他的朋友——决讯报的社长发行。”

“我懂了，”柏翠纳说：“可是什么新闻对你那么重要？”

“很坦城对你说，林敦小姐。”宋顿说：“不是你的好心，我可能已经被撵出花园了。当然，那我就只好采用有关你的新闻，而不是原来我想得到的。”他说得轻松愉快，柏翠纳却听得出话中含着威胁。

“告诉我真象。”

“你认识艾索达，赫柏特女士？”宋顿问道。

“当然认识。”

“你知道大家都在猜测不久她就要宣布跟史塔佛顿订婚的消息吗？”

“知道。”柏翠纳低声地说。

“好，很明显。”宋顿继续说：“伯爵正在拖延时间，艾索达女士发现要他求婚非常不容易。”

柏翠纳没有说话，只感到这男人好像拿了一把利剑戮她的心。

半晌，宋顿说，

“艾索达女士想出一个计谋。”

“一个计谋？”她跟着说，惊愕得全身僵硬：“什么计谋？”

“她要我等在这里，注意她离开派对的正确时间，她坚持那是亲王离开以后数小时。”

“那有什么用意？”

尽管嘴里这么问，其实柏翠纳明白艾索达的企图。

新闻一定报导说，摄政亲王陪着何妃参加史塔佛顿公馆的晚宴。亲王回去之后，艾索达女士仍然留下，直到第二天清晨。那些无聊的公子哥儿们一定非常乐意听到这种绯闻。

毫无疑问，她想利用舆论压力迫使伯爵跟她结婚。柏翠纳这才恍然大悟，那天她带着信件从穆地模家的排水管滑下，给夜归的伯爵逮住时，他是去了那里。

她知道艾索达女士家跟史塔佛顿家非常近，伯爵步行夜归，怕被人注意，而艾索达来去的时候，却极尽排场之能事，从史塔佛顿家大门进去，两家的仆人们一定会认为新闻报导必然可信。

伯爵的卧室在东厢，正好面对着花园，也许，柏翠纳想，宋顿正是在观察那扇窗子，其他的窗子都暗了的时候，这扇窗子的灯光便表示了……

像艾索达女士这种女人，深知除了用这种手段之外，无法逼迫伯爵跟她结婚。

自从上伦敦以来，柏翠纳已经学会了許多上流社会用来制裁贵族子弟的一些非常严厉的不成文规定。

一个纨绔子弟可以喝得烂醉如泥，可以拥有天文数字的巨金，可以跟许多女人有过绯闻，却不能违悖某些贵族戒律。

这些戒律是为了保护淑女们的名誉，伯爵如果胆敢冒犯，必将接受舆论的制裁。

这是一个妙计，可是根据她的直觉，其间困难重重。

她记得伯爵亲口对她说，他不会跟艾索达女士结婚，也不会跟其他人结婚，虽然她担心，可是她宁愿相信他。

只因为嫉妒才使她怀疑。

既然她已经知道，他要被迫做他不愿做的事，她感到自己应该救他。

她的思虑在脑海里翻腾，几乎忘了宋顿还在身边，直到他焦急地说：

“希望你能帮助我。”

这句话似乎把柏翠纳从迷梦中唤醒。帮助？是的，既然她要帮助伯爵，就要设法避免让他中他人的计。

“艾索达女士给你多少钱？”柏翠纳问。

“十金磅。”

“我给你二十。”她立刻跟着说。

“很好，当然我接受。”宋顿回答：“可是我仍然需要一则新闻。”

“一则新闻？……一则新闻？”她喃喃地说。

这四个字盘旋脑际，一个情节一个情节，像是拼图游戏一样自动地结合起来，最后她高声地说：

“假如我给你二十金磅，一个完整的故事，可不可以答应不提到伯爵一个字，特别是将他跟艾索达女士连起来。”

“一个完整的故事？”宋顿问道。

“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是谁的故事？”

“拉涅劳公爵的。”

“他是个新闻人物。只有跟他有关就有新闻价值。”

“听着！”柏翠纳说着，开始低声耳语。

“今晚要参加舞会吗？”

柏翠纳问。

公爵夫人摇着头说，

“不，亲爱的孩子，希望你不要失望，假如没有好好休息几天，恐怕没办法参加赛马了。”

“是呀，当然。”柏翠纳说。

“相信我们可以得到金杯。”公爵夫人说：“杜文也希望我们去给他加

油。”

“那一定很精采。”

她不禁问：

“他要不要带我们去跑马？”

公爵夫人摇摇头。

“他要去温莎堡，摄政亲王要他去的，我们没有被邀请。”

公爵夫人的声音听得出一点埋怨，她加了一句：

“实在不愿意接受何妃招待，让她表现出一付女主人的面孔，我简直无法忍受。”

“那我们待在伦敦更好。”柏翠纳微笑地说。

“赛马那天我们被邀在皇家包厢进午餐。”公爵夫人说：“一定会很有趣，那天你可以穿昨天买的那件漂亮衣服。”

“那太好了！”柏翠纳兴奋地说。

等她有空的时候，立刻写了一张纸条，叫听差送到宋顿手中。

两天以后，伯爵驾着飞车奔向温莎堡，她接到回音。

她把回信藏在手提袋里，然后到公爵夫人的起居间去。

“晚上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柏翠纳问道。

“我们没有接到什么邀请。”公爵夫人说：“你晓得大家不是已经到了温莎堡，或是正准备去，下次舞会是赛马过后的下星期五。”

“奶奶，那今晚我跟卡蕾进晚餐好不好？”

“好的，当然好。”公爵夫人答应道，“那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在床上进餐了，最近我的两腿酸得厉害，医生要我多休息。”

“那您要好好休息休息了。”柏翠纳说：“免得星期三不能去看赛马。”

“要我错过杜文赢得金杯的一场精采比赛？”公爵夫人叫起来：“不管有没有腿，我都要在场看到贝拉冲过决胜点。”

“当然。”柏翠纳笑着说：“尽量休息吧！你真好，带我参加每一个舞宴，每次我都觉得您太疲倦了。”

“没有比老更叫人疲倦的了。”公爵夫人答道，“可是无论如何，我不会让你错过任何一个社交机会的。”

柏翠纳吻了她，然后回房准备今晚的计划。

当然她必须乘着马车上卡蕾家。

她知道，今晚卡蕾跟她未来的公公去参加一个舞宴。莫孔勃候爵的仆人惊讶地看着她，她说道：

“我知道卡蕾不在，可是我有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请你等她回来的时候交给她。是不是方便在那儿写？”

“好的，小姐。”仆人回答，然后带她到书房。

她写了一些不重要的话，封起来，交给仆人。

“卡蕾小姐回来请交给她，谢谢。”

“放心好了，小姐。”

她打开门，看见庭院的马车已经不见，吃了一惊。

“哩！老夫，”她惊慌地说：“他没有等我，糟糕，他以为我会像平常一样留下来吃晚餐哩。”

“真是个误会。”仆人说。

“可以给我叫一辆出租的马车吗？”柏翠纳问道。

仆人只好从命。柏翠纳上了车，告诉马夫说：

“史塔佛顿公馆。”

可是马车一离开庭院，她立刻叫他驾到别的地点。

她抵达翠海的天堂街，发现宋顿正在等着她。

她付了车钱，下了马车。

“拿到了？”

“在这儿。”他说着拿出一包包裹。

“那好。”柏翠纳说：“这些钱给你。”

她递了一个纸包给他，他塞在口袋里。

“一切都安排好了吗？”

“都计划好了，”他回答：“就是那幢房子。”

柏翠纳看见转角处有一幢非常引人注目的别墅。大门建得富丽堂皇，扇形拱门，雕花的画栏和窗棂。

从第一次听到这栋房子，她就知道是建于史都华时代，第一位女主人是美丽热情，弱不禁风的玛莎琳公爵夫人，查理二世曾倾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国王每年给她四千英镑，可是她有一个赌癖，柏翠纳在书下读到过，她沉溺于赌博，国王死后，她赌债如山，只好卖掉房子，永远离开天堂街的别墅了。

国王的情妇，伯爵的情妇！

柏翠纳沉思着。

宋顿这时唠叨起来。

“假如我们走一段路。”他说：“那儿有一个空房子，我们可以坐到石阶上等。”

“那要舒服多了。”

她让他带路到那幢空房子，从这儿可以窥探到杨妮·葆蕾的房子，而不会被人发觉。

宋顿掸一掸石阶上的灰尘，柏翠纳坐下。

她感到自己正在做一件非常可鄙的事。可是，这是她所想到的唯一能够把伯爵从艾索达的阴谋中拯救出来的办法。她也只有跟宋顿订下这合约。

她刚坐下来，他说：

“等一下，我们还有更舒服一点的东西。白天的时候，我准备了一束麦秸在这儿。”

柏翠纳看到大门后藏着一束麦秸。

她笑着说：

“简直像个坐垫嘛！”

她重新坐下，他又拿了一个包包递给她。

“这是什么？”

“吃的。”他说：“我知道你一定还没吃晚饭就来了，我想你会饿的。”

她打开包包，几片面包、火腿和乾酪两人平分吃。

“你真周到。”

“在战场上，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重要。”

他严肃地说，两人都笑了。

“要等多久？”

沉默地咀嚼了一会儿，柏翠纳问。

“不会太久。”

“为什么？”

“听说杨妮小姐今晚没有在宝松园唱歌。”

“不在宝松园唱歌？”

“是的，她在家休息。他们告诉我。”

“为什么？”

“白天我看见几个商人访问这幢房子，我想她是在家里招待一些重要人物晚餐。”

“真的？那太冒险了。”

“谁知道？伯爵在阿斯考特，假如她休息的话，一定是身体不舒服。宝松园会另外找个唱歌的，没有人会管她干什么去了。”

“那当然。”柏翠纳转个话题说：“什么时候了？”

“我的手表当掉了。”宋顿回答：“不过我看几点多了吧？”

“唔，我看差不多。”柏翠纳说：“我离开家还不到七点。半，我知道莫孔勃家通常晚饭吃得很晚。”

“你也很细心嘛。”宋顿微笑道。

“你还记得那些孩子？”柏翠纳焦急地问，仿佛刚好想到他们。

“当然记得。”他答道：“不要担心，到现在为止，一切进行得很顺利。”

柏翠纳摒住呼吸，双手紧绞。

“不要说大话。”她说。

“不是大话。”他答道：“其实我比你紧张。”

“不同的是，你是一个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人，对不对？”柏翠纳不服气地答道。

他没回答，只是交腿而坐，注意着转角的房子。

他面孔瘦削，富于表情，给人一种靠得住的感觉。

她知道他很聪明，文笔又好，可是必须为五斗米折腰，写一些通俗的杂文，卖给那些攻击亲王和政府的报纸。

她感到他可以写一些更深入的文章。她决定跟他谈一谈像快讯报、张布报等常常提到的社会改革的问题。

不过还不是时候，现在除了进行他们的计划，她无法分心去思考。

似乎灵验的很，一辆封闭的马车驶过来，刚好在转角停下。

“啊！是公爵！”柏翠纳吸哺着，她认得出车门上的家徽。

宋顿点点头，望着仆人从车厢跳下，在还没有开马车门以前先上去敲门。

公爵下来了，柏翠纳看得出他慌慌忙忙的。然后大门关上，车子也开走了。

她突然感到激愤，不是对公爵，而是对伯爵为她付出那么多代价的女人。

“她怎么可以这样做？”她自忖着。她知道公爵对自己没什么印象。

她忆起父亲有一次告诉她：

“英国人都是一些装腔作势的伪君子。从国王到最可怜的老百姓都如此。法国人却有之无不及，可谓全欧洲最装腔作势的伪君子。”

“公爵比伯爵更会装模作样。”她心想，

不管她怎么爱伯爵，事实上伯爵也许不比他们显达，可是在她心目中，

他就是他们之中的国王。

“这下子我们不得不等到天黑了。”宋顿在她旁边说。

总不会几个钟头吧！先吃一片火腿再说。

确实不会像她预期的那样久，也许马上就来，可是她依然禁不住要跟宋顿谈一些国家的情势等等。

从他口中，她知道赌场里不只有男孩，还有女孩。

“光是吉尔街就超过四千人。”宋顿说：“我在那儿住过，那是我所见过最接近地狱的地方。”

他告诉她第一次上伦敦，他有多震惊。

他是律师之子，一直想写作，可是父亲不许他这么做，要他继承父业。

最后决定到伦敦来开创自己的道路，从一个报社转到另一个，一直到遇上威廉·洪，才发觉到只有跟着他，才能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他告诉柏翠纳，摄政亲王和许多显要都贿赂过报社，不要报导他们的丑闻。

摄政亲王主要贿赂那些刊登讽刺诗文和漫画的报社。

乔治·克录尚，一个最有名的漫画家，曾经接受了摄政亲王一百磅，答应不再画不利于亲王的漫画。许多报社都常常接受贿赂。

“这样做似乎是不对的。”柏翠纳说。

“我同意，”宋顿答道：“有一天我要办个报。发誓要据实报道，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管不了那么多了！”

柏翠纳笑了。

“我帮助你。”她说：“这是一句谎言。”

他们相视而笑，然后继续谈到有关腐败的情形，这样谈了两个钟头。

天黑了，他们等待已久的灯光出现在一楼的某个窗子。

宋顿对这个房子全盘调查过，柏翠纳相信他的话，有灯光的那个房间是杨妮·葆蕾的。

半个小时过去了，现在只有不远处皇家医院前面的两盏瓦斯灯还亮着，皎皎明月从东方冉冉上升。

脚步声传来，出现两个大约十岁大的衣衫褴褛的小孩。

宋顿喊叫着他们的名字。

“喂，比尔，你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他对那个比较高的小孩说：“快跑去消防队，告诉他们马上到天堂街来。叫他们快，这是史塔佛顿伯爵的房子，他已经付了钱。”

“知道了，先生。”比尔答道。

“给你十分钟到那里，”宋顿说：“回来给你钱。”

“我们马上就回来。”比尔回答，然后很快地跑上街去。

宋顿送给另一个小孩一堆草。

“把草丢到围墙内的地下室去，山姆，可是不要撒得太散了。”

山姆穿过马路，照着吩咐去做，然后回来，爬到柏翠纳旁边，铺了一些草坐下。

这时宋顿打开包包，里面包着各种烟火。烟火就跟冲天炮一样，拖着长长的一条火尾，冲向天空。

烟火在伦敦的大酒店是非常普通的东西，宝松园几乎每星期都要表演一次。

柏翠纳在学校的时候，曾经在报上读到有关伦敦最大的一次烟火表演，那是四年前尼罗河之役结束以后，为了庆祝和平，每年举行一次的表演。

从小她就很喜欢烟火，现在是第一次为了某个目的而放烟火。有了宋顿这些集锦烟火，还怕失败吗？

他们在苦等，宋顿第一次觉得紧张。

他手指轻敲膝盖，然后又把烟火集中起来。

“现在比尔应该已经报了火警了。”

他带着烟火越过马路，柏翠纳坐在石阶上，很不容易看清楚他在干什么。

火花在他手中闪亮。突然间一道火光划开夜空，飞过围墙，在地下室的窗前爆炸。

立刻又射出一个。

麦秸堆冒火了，火焰夹杂着火花，劈劈拍拍地燃烧起来、

宋顿跑回来，坐在柏翠纳身边。

她无话可说，目瞪口呆地望着。这时，山姆照着指示，沿路跑过来，站在转角那栋房子前面，高声地喊着：

“失火啦！失火啦！”

寝室的窗子打开了，藉着火光可以看见公爵探出头来，然后很快地缩回去。

消防车摇着紧急警铃，叮叮当当开来了。

这是改良的消防车，装备着新发明的皮管、钢制云梯，还有一八一六年开始启用的手提灭火器。

消防队员共六个，穿着红色毛绒裤、棉袜、银扣鞋子，上身穿着大银扣皮夹克，头戴黑色帽子。

这种制服柏翠纳以前见过。

他们戴着有名的交臂徽章，自从一六七九年就有了。这个徽章象征着全市民所信赖最有效的消防队员的荣誉。

他们一下马车，立即行动，敲打大门，高声喊叫着要房子里的人立刻撤出。

屋里人很快地逃出来，柏翠纳认定公爵和杨妮已经逃到大厅了。

他们跑到走道上。公爵穿着一件睡裤；上身除了披着一件床单，很明显地没有穿衣服。

杨妮穿着一件精致诱人的缎质便服，缀着花边和丝带。黑头发轻柔地披在肩上。尽管这时她面带惊慌之色，柏翠纳仍不得不承认，她依然迷人。

他们走过马路，站在正在救火的消防车旁边。

火很快地被扑灭，幸好没烧到房子。

宋顿手持笔记簿走到那时正在路旁观看灭火的男女。

“阁下，您对这次火灾有什么话说吗？”柏翠纳听到他问。

“没有！”公爵喊着，“英明其妙！你怎么叫我阁下。”

“相信您就是拉涅劳公爵阁下。”

“不！不对，我禁止你在报上胡说八道。”

“读者非常关心有关杨妮·葆营小姐的任何消息。”

“不要发表我的私事。”杨妮插嘴道：“快走开，我们不要上报。”

“知道了。”宋顿说。

他鞠了躬，默默地走开了，公爵却伸手阻止他。

“慢着！来……”

他低声对他耳语，柏翠纳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

正如她地料，他在贿赂宋顿。

“不管公爵给你多少钱塞嘴巴。”他们还是在计划时，她就跟宋顿说过：“我会给你更多。我不愿意你因为帮助我，而有任何损失。”

“我也是帮自己。”

“可是你很拮据，心肠又那么好。”

她想，只要能让伯爵不跟艾索达结婚，她就是拿出全部遗产都甘心。

她看着宋顿走回来，心知自己已经一石两鸟地从两个她最恨的女人怀里，把伯爵救了出来。

## 第六章

“李查逊先生，昨晚我戴的胸针和手镯还给您。”

柏翠纳说：“今天晚上我可以再选一些珠宝吗？”

“当然可以。”李查逊先生说：“你是想戴项链还是胸针？”

“项链。”柏翠纳答道：“我有一件绿色绵袍，想找一条绿松石项链来配。”

“那一定很漂亮。”李查逊回答。

他打开保险箱，提出好几个皮盒子，每个里头都装着十几条不同的项链。

史塔佛顿家的珠宝收藏种类繁多，应有尽有，譬如钻石、红宝石、绿松石、黄玉，不一而足。

柏翠纳感到这些珠宝每一件都比自己戴过的要好得多。

有一条绿松石项链，坠子四周镶着钻石，还有一条镶着珍珠，另外有一条更吸引人，镶着红宝石和蓝宝石。

她正要选定最适合的那一条时，总管的门打开了，她听到仆人的声音：

“总管，天堂街的钥匙拿回来了。”

“谢谢你，克利门。”李查逊说，“就挂在板子上吧！”

墙上有一个板子，挂满了史塔佛顿家全部的钥匙。柏翠纳想，伯爵所拥有的其他房子的钥匙都在这儿吧？

她不禁暗自微笑，满足地想像着杨妮如何从天堂街的房子被赶出去，伯爵不会跟她结婚了。

火灾的消息首先由快讯报独家报导，第二天各报都转载了。

还有一幅漫画，画着公爵和杨妮在房子外跟消防队扑火。

结果只是一些烟火不是什么火灾。这场“火灾”被警方研判为一些恶作剧的小孩子所为，更增加了新闻的滑稽性。

不管怎么解释，毕竟弓 t 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一时成为茶余酒后笑谈的资料。她不知伯爵作何感想，可是她确定这”个风波一定会使他把房子从杨妮手中收回来。

事情完全按照计划发展，她真高兴。

上楼换衣服时，她在想艾索达女士会不会轻易被甩掉？

公爵夫人不舒服，柏翠纳上她房间，告诉她要跟马夫一块去公园兜风。

“你看起来很开心，亲爱的孩子。”公爵夫人敏感地望着柏翠纳一脸笑容说。

“天气好晴朗，奶奶，但愿您也心情愉快。”

“我想试着起来吃午餐，”公爵夫人答道：“可是实在太累了，你要原谅我。”

“那我要上来跟您一起吃午餐。”柏翠纳说。

“要看看杜文怎么说。”公爵夫人回答，然后忽然叫起来，说：“哎呀！我忘了，他告诉我下午要驾车到奇斯威的奥斯特雷公园参加一场赛马。”

“那么我们刚好可以单独在一起来进餐了。”

她说着离开公爵夫人的房间，冲下楼去。

她那匹精神奕奕的栗色马正等在前门。

她走到石阶前，看到伯爵的马车也在等着。

这是由四匹马拉的马车，她越看越羡慕。她走过去，轻抚着马鼻。全国再也找不到这样相配的马队，每匹马几乎一模一样。

“我忘了问你，”后面传来伯爵的声音：“你怎么学会驾马的？”

她没有听到他走近的脚步声，回头看时，才知道伯爵正站在她旁边。

他看起来像平常一样意兴阑珊，仰望着他那深邃的眼光，不禁忐忑不安。

“阿比很喜欢我。”她说：“你告诉过我，没有几个人可以限他的御马术相比。”

“阿比要是对你满意。”伯爵说：“那你的御马术一定相当高明，也许有一天你会想亲手驾驭这些马哩。”

伯爵指着他的乘驹。

柏翠纳扬起眉毛。

“我行吗？”她问道：“这是你最令人兴奋的礼物啦？”

“好，找一天让你驾驾看。”伯爵微笑地说。

她的眼光晶芒闪动，感到今天伯爵的态度比平常看到的更加温和。

他们的谈话被打断了。

“对不起，”一个声音说：“请问是林敦小姐吗？”

两人回头看到一个中年人。

看起来像是一个很体面的商店老板。柏翠纳答道。

“是的，我就是。”

“打扰了，对不起，小姐。”这男人说：“有一位先生买东西，签您的名字当保证人。小数目，这是帐单。”

“买什那东西？”

“烟火，小姐。”

柏翠纳倒吸了一口气。

“烟火？”她听到伯爵惊讶地问：“谁买的？”

“上个星期，先生。”老板说：“一位宋领先生来买的。他没有带钱，签了林敦小姐当保证人。他说她住在史塔佛顿公馆。我想既然如此，就可以放心让他把烟火带定。”

“是那一天？”伯爵问。

他的声音充满火药味，柏翠纳感到自己像是掉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她手足无措。

“六月六日，先生。”老板回答说。

伯爵从口袋里掏了两个金磅给他，接过一纸帐单。

然后他毫不理会老板频频弯腰致谢，转身瞅了柏翠纳一眼，就急匆匆地往里面走。

她知道，虽然他不说话，他是要她跟着去挨骂。她跟着走过大厅，感到自己仿佛是走向断头台一样。

仆人打开书房的门，柏翠纳进了门，砰的一声把门关起来。

伯爵把帐单放在桌上，站在那儿瞪着柏翠纳的脸。

柏翠纳的心跳得厉害，房里好静，也许他可以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他叫嚷着。

柏翠纳作一个深呼吸。

“我是……想救你……”她的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

“救我？”伯爵问：“这是什么话？”

“艾索达女士……买了一个新闻记者，她……叫他报导对你不利消息。”

伯爵吃了一惊。

“你在胡诌什么？”他问道：“简直不懂你在说什么！”

“是……是真的！”柏翠纳凄凄惨惨地说：“那天亲王来参加晚宴，我在后花园碰到尼可拉·宋顿。”

“尼可拉·宋顿是谁？”

“一个快讯报的记者。”

“你是说他在花园，那你怎么不叫别人把他撵出去？”

“因为他告诉我艾索达女士给他十磅，报导有关她离开的时间……这是她的计谋，她要尽量拖延到午夜，那……那……”

“你说的是真话吗？”伯爵问。

“为什么要扯谎？”

“你管他要报导什么！”

柏翠纳沉默了半晌说：

“因为艾索达认为那样可以迫使你跟她结婚？”

“见鬼！”伯爵大声地咀咒，叫嚷之声震耳欲聋。

“你跟这个男子要这些烟火到另一个地方去干什么？”伯爵继续逼问。

“我……我付了两倍艾索达给他的钱。”柏翠纳口吃地说：“可是因为他需要……一则新闻，他说……”

伯爵望着烟火帐单，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慢慢地说：

“那你知道拉涅劳公爵跟葆蕾小姐的事罗。你是怎么知道的？”

一阵尴尬的沉默，最后柏翠纳低声地说：

“偷听到的。”

“在那里？”

“在宝……宝……宝松园。”柏翠纳低声地嗫嚅。

“宝松园！”

伯爵嚷着。

“你什么时候到宝松园？”

“有……有一天晚上，卡……卡蕾带我去的。”

“她带你去干什么？”

这句问话像一颗子弹射中了要害，柏翠纳感到自己不得不说实话。

“她知道我想……想要……听葆蕾小姐唱歌。”

“所以她才晓得她跟我的关系？”

“唔……”

伯爵把嘴唇抿得紧紧的，柏翠纳知道他现在什么事都明白了。

他知道自己在温莎堡的时候，公爵在那里。而柏翠纳正跟尼可拉·宋顿在搞一个阴谋。

沉默了好一会儿，柏翠纳又感到心痛加剧，嘴唇乾渴。

突然间，伯爵紧握拳头在桌子上猛猛地捶了一下，把柏翠纳吓得跳起来。

“妈的！”他说：“你把我当成好奇的对象，竟然干涉到我的私生活来了。”

他瞋目望着柏翠纳，眼睛里冒着火花。

“这是什么意思？”他嚷着：“竟敢勾结一个小记者来对付我！”

“我……我是……要救你呀！”

“谁要你来救我？谁要你管闲事？我请过你吗？”伯爵暴跳如雷：“以后少管闲事，别来干涉我的私生活！”

柏翠纳低头不语，过了一会儿，伯爵继续说：

“我不能忍受，绝对不能忍受，居然叫一个小丫头住进来当我的管家婆，再有修养也受不了，你还有什么事不管的？”

他越说越大声，几乎失去控制了。

“自从我认识你，你对每一件跟你无关的事都抱着成见，对任何人都讨厌！”

停了一会儿，他又强调地加了一句：

“告诉你，你的行为叫我警惕。我必须立刻采取措施，免得以后再受你干涉。”

他的声音震动屋瓦，柏翠纳纳声地说：

“对不起，叫你生气。”

“生气？”伯爵说：“岂止生气，我痞根！你给我滚开 t 滚！”

他说话这么粗暴，柏翠纳伤心地哭泣起来，快步离开房间。

她冲过客厅，跑下大门台阶，跳上等着她的马车。

她疯狂地驾驭着马车，驱驰过公园路，到了海德公园。

她不知该到那儿去，只知道立即逃离伯爵的暴怒、如雷的咒骂，每一句话都像抽在她身上的鞭子。

她勒住马，转向公园里人踪较少的区域，恣肆驰骋，几乎忘了身后的马夫。

耳边轰轰作响，好象整个世界都坍塌下来，变成一片废墟。

她一面驱车，一面想着伯爵太不公平了。

他从没考虑她一切都是为了他，为了使他免于跟艾索达结婚，为了揭穿情妇的不贞。

“他应该感谢我才对！”柏翠纳自言自语。

现在她的情绪渐渐平静，不再感到受委屈与羞辱，她要反抗！

她可以了解，伯爵只不过恼火她跟尼可拉·宋顿“勾结”罢了。

假如她不那么做，后果是非常明显的。

可是他那种说话的态度实在叫人起反感。她驶过色本登桥，驰向罗亭街时，她告诉自己，他不但不公平而且不知感谢。

柏翠纳沉思着，直到一个声音在她耳际说道：

“你看起来面色凝重，可爱的林敦小姐。”

柏翠纳回头看到罗洛爵士正和她并驾齐驱。

他脱帽行礼，看起来那么潇洒。她忽然感到，这是一个报复的好机会。

“你早，罗洛爵士。”她甜甜地说。

“你以前对我很凶。”他说：“可是我希望不管以前犯了什么罪都请你原谅。”

“哪有什么罪嘛！”柏翠纳感到有一点尴尬：“只因为我的监护人……”

“我知道。”他很快地打断说：“我当然知道。他一定告诉你我是个看到富婆就追的人，可是不管你相不相信，柏翠纳，我对你的感觉是与众不同的。”

柏翠纳知道自己应该走开，避免跟罗洛这么亲近。

可是由于受到冤枉，太伤心了，她偏要这么做。

“我知道许多人在中伤我。”罗洛低声地说：“可是我已经情不自禁，柏翠纳，就算你贫无立锥之地，我依然爱你。天呀！你晓得你有多美丽吗？”

他的语气充满了真诚，令她十分感动。

“谢谢。”她温柔地说。

“你害我心都碎了！”

“这不是我的本意。”

“如果你愿意，可以帮我一个忙。”

“什么事？”

“有一天晚上我跟人家打赌。”他说：“我一定得找到一个女人，能够驾两匹马拉的马车跟劳莱小姐一较短长，而且要赢她。”

“跟劳莱小姐比赛？”

她知道劳莱小姐是贵族子弟中最受瞩目的女御者。

一些时髦的纨绔子弟流行送跑马和马车给那些会驾车的情妇。

她们往往有卫士和马夫保护，大多数只能逛逛街，炫耀她们的衣服和珠宝，叫那些不走红的情妇们羡慕。

毕竟，公开在马路上驾车的女人很少，可是劳莱小姐优秀的御车术却相当令人瞩目。

柏翠纳扬扬眉，惊讶地望着罗洛爵士。

“你是建议我，”半晌，她问道：“跟劳莱小姐赛车？”

“是呀！”他说：“我见过你在公园驾车，执辔的技术相当好。我的许多朋友也都这么说呢！”

柏翠纳从来没有想到会受到这种赞美。

正如伯爵早上告诉她的，阿比对她很满意，表示她御车术不错，这使她感到自己仿佛已经在阿斯考特得过奖了。

罗洛应该知道，赞美她能跟劳莱小姐并驾齐驱，要比说她的美丽媲美米罗的维纳斯更让她飘飘然。

“我一定要让你……”隔了一会儿，她说：

“我相信你一定会打垮她。”罗洛坚持说：“她曾自夸说，除了她之外，贵族里没有一个女人懂得驾驭。”

“好自负。”柏翠纳说。

“我要你给她一个教训。”罗洛说。

这真是一个诱惑，她无法拒绝。

“什么时候比赛？”她问。

“什么时候都行。”罗洛回答：“只要你说一句话，今天都可以。”

柏翠纳忽然想起伯爵要很晚才回来。

“他不会知道的。”她心想。

假如这次打败了劳莱小姐，那么她就不会再感到受委屈或羞辱了。

“什么时候，从什么地点开始，你说吧！”

“我知道你不会令我失望的。”他高兴地叫起来：“没有一个女人比你更活泼、更勇敢的了。”

柏翠纳觉得无法不对罗洛那双充满崇拜的眼睛作一个报答。

“但愿不会叫你失望。”

“决不会。”他说。她知道他指的不只是赛车一事而已。

他跟他约好了，中午一点他到史塔佛顿家接她。

柏翠纳回家，希望公爵夫人不会起床吃午餐。

进了家门，才发现希望没有落空，公爵夫人吩咐仆人告诉她，她身体不舒服，吃了几颗安眠药，希望不要打扰她。

“太好了。”柏翠纳上楼更衣时想着。

她穿上一件最漂亮潇洒的衣服。为了要激怒伯爵，她不仅要跟罗洛共御驰骋，还要打扮得花枝招展。

软帽不能太大，免得被风吹落了。帽缨系紧，以免吹散了头发。

她知道不能吃得太多，吃个半饱精神最好。她走进大厅等待罗洛先生驾临。

罗洛准时到达，驾着一辆由两匹栗色良驹拉的马车，尽管比不上伯爵那些名马，也算是身体健壮、精神奕奕。

柏翠纳的眼睛充满微笑。罗洛扶着她上御座执马缰，她简直心花怒放。

她自信可以驾驭这些马，毫无畏惧。

他们从史塔佛顿家门驱向公园街。

“我们在什么地方跟劳莱见面？”她问。

“她跟我们同时出发。”罗洛从怀里掏出表说：“时间是一点过五分。”

“从那里？”

“她从波曼广场。”他答道：“我们从泰本出发。我们互，相以人格保证，不会提早出发。”

“为什么要在不同地点出发？”柏翠纳问。

“因为这是一个友谊赛，不但测验技术，而且测验御者精神。”他解释说：“谁先到大北路的翎毛酒店谁就得胜，可是没有规定要走那一条路。”

他对柏翠纳微微一笑，继续说：

“我已经找到一条捷径，我们一开始就领先劳莱小姐了。”

柏翠纳微微地松了一口气。这样一来，这一趟路就不一定全由她驾驭了。

她在穿衣服准备出发时，就考虑到劳莱小姐在驾驭方面的名气。不管自己的技术怎么好，总怕敌不过一个比她大十五岁，又是长久驾驭经验的女士。

相信这个赌注一定很大，否则罗洛不会那样急于想赢过来。隔了一会

儿，他说：

“我们可以出发了。”

想到这场竞赛，她禁不住激动起来。

马车飞也似地狂奔，罗洛紧张地指示着道路，他说他对伦敦的道路非常熟悉。

她注意到他够聪明，专门带她走那些安静的住宅区，这儿交通不拥挤，一会儿就走出市区，到个郊外乡间了。

天气闷热，幸好凉风习习，飘动着她的卷发，丝丝秀发拂着微红的脸颊。

“真够刺激！”她对罗洛说：“不知道劳莱小姐是不是远在我们前面了。”

“希望她不晓得大北路这条捷径，”他答道：“劳莱小姐有栋房子在苏色，我想我已经很幸运赢得这场赌博了……”

“所以你才选了这条路？”

他点头说：

“一切都很公平。可是因为我选择走大北路，就得经过公园一段车水马龙的道路，劳莱小姐出发的地点要比我们接近目的地几条街。”

柏翠纳认真地问：

“那她可能早在我们前面了。”

“有可能。”他说：“可是你不要担心。”

“我不会。”柏翠纳：“我喜欢你的马。”

“但愿是我的。”他低头沉吟道：“其实这对马儿是向一位朋友借来的。”

柏翠纳立刻猜测这个朋友就是拉涅劳公爵，可是她不想问的太多。

她不愿意罗洛爵士知道那个晚上在宝松园偷听到他俩的谈话。

他们继续奔驰，过了大约一小时，柏翠纳焦急地引颈观望，寻找劳莱小姐的踪影。

虽然他们超了好多马车，却都是绅士驾驭的，没有一名女士。

又经过个一小时，柏翠纳知道已经接近目的地了，问道：

“假定我们到了翎毛酒店，发现劳莱小姐已经捷足先登，你会输很多钱吧？”

“那我真输不起哩。”罗洛答道。

“担心什么！”柏翠纳喃喃道。

“没有一个女人比你驾得好，”他说：“用不着说，我实在很感谢你的帮忙和谅解。”

“等我们赢了再说吧。”柏翠纳答道：“可是我总觉得劳莱小姐已经遥遥领先了。”

“很可能远远落后！”罗洛微笑说。

“各有一半机会。”柏翠纳回答。

她急于替他得胜，紧拉马首，在剩下半个小时作最后冲刺。

“不相信伯爵能跑得这么快！”她想。

无可否认，一想到伯爵，她就痛心。

她努力不去想早上那些恼人的事。

他使得她开始反抗，可是她依然可怜兮兮地企望能有机会向他解释自己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他好，为了使她免于跟他不喜欢的人结婚。

可是她知道，不管怎么说，他都听不进去。

“你看起来很忧愁。”罗洛坐在她旁边说：“让我告诉你，柏翠纳，今天能够跟你在一起驾车聊天，即使输了也值得。”

“假如伯爵知道了一定非常火大。”柏翠纳说。

“他决不会知道。”罗洛说：“不要怕。”

柏翠纳想起已经驾了两个半小时了，她必须早一点回伦敦。

“快到了吧？”她焦急地问。

“只要两哩多就到了。”

柏翠纳松了一口气。

从大路转弯，走了半里就到了一家非常别致的老酒店。

她惊喜地发现广大的庭院空无一人。

她勒马停车，回头望着罗洛，眼睛充满了光采，激动地尖叫：

“我们赢了！”

“相信我们赢了。”他说。

他下了马车，店小二跑过来迎客，他问道，

“有没有一辆女士驾的马车来过？”

“没有，先生。”

“我们真的赢了，”柏翠纳叫道：“我好高兴，好高兴呀！”

“不知道怎么谢你才好。”罗洛答道。

他牵着她的手吻一下，然后扶着她下车。吩咐店小工照顾马匹，给马洗洗尘。

进了酒店，天花板很低，可是很迷人，阳光柔和地从雕花的天窗漫射过来。

老板看到他们出现，立刻迎过来鞠躬招呼。

柏翠纳由女仆带上楼，到了一间非常舒适的房间，里头一张大床，从拱窗可以望见庭院花园。住在翎毛酒店实在太舒服了。

她去掉软帽，洗手，整理散乱的头发，然后下楼。罗洛独自坐在客厅，面前摆着一瓶香槟。罗洛说是为了庆祝一下。

“喝一点再说。”罗洛加上一句：“不等劳莱小姐来了。”

他斟了一杯给柏翠纳，然后举杯说：

“向伟大的御者敬一杯，美丽仁慈，我心爱的淑女敬一杯。”

柏翠纳脸红红地偏过头去。

“不要这么说，”她说：“你知道伯爵会很生气的！”

“不管他！”罗洛答道：“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幸运的人了。”

“真高兴为你赢得这场比赛。”柏翠纳说“恐怕劳莱小姐一定很火大。”

“气炸了！”罗洛说道，两人笑了起来。

他叫了菜。尽管柏翠纳觉得应该等一等她的对手，可是她离开伦敦时只吃了一点点，在他的劝诱下，她吃了几片刚出炉的面包。

“你该休息一下，”吃过了面包罗洛说：“我想等一下你还要载我回去，像我们开得那样快，简直是剧烈运动。”

说得也有道理，柏翠纳想。

他殷勤地让她躺在舒适的躺椅上，还搬了一只小凳子垫在她脚下。

也许是酒精的力量，也许是旅途劳累，更可能是被伯爵的愤怒恼得头昏脑胀，她昏昏欲睡。

这是一个安静的不房间，不一会儿，她已经不知身置何处。

等她醒来，一眼看到罗洛坐在窗口，望着窗外。

“我睡着了？”柏翠纳问。

“你太累了。”他温柔地说。

他走过来站在她旁边，望着她的脸孔。

“你睡觉的模样真美。”

柏翠纳坐起来，整整头发。

“你该叫醒我，”她说：“几点了？”

罗洛拉出怀表。

“快五点了。”

柏翠纳惊叫起来。

“五点了！我们必须马上回伦敦去！”

她想她应该赶在伯爵之前回到家，否则伯爵会追问到了那里，要是让他知道，一定会非常愤怒。

“我们回去吧！”她坚定地说：“劳莱小姐是怎么了？”

“也许出了意外，说不定她找不到这家酒店。”

“真奇怪她怎么没有来。”

“是呀，也许她知道无法赢得这场比赛，感到无颜跟我们看面，已经回去了。”

“不管怎样我要马上回去。”柏翠纳站起来。

“我去吩咐备车。”

罗洛打开门出去，柏翠纳上楼到她早先进去的房间。

她拿掉软帽，看到镜中的自己，感到自己的眼神从来没有这么着急忧虑过。

伯爵已经够气了，她不想太激怒他。

跟罗洛驾车到这儿简直愚蠢幼稚！

她走下橡木扶梯，发现他正等在楼梯口。

她望着他，从他的表情知道出了事。

“怎么了？”

“有一匹马掉了一个马蹄。”

“啊？”柏翠纳叫起来。

“没关系。”他体贴地说：“就在附近有一家铁匠铺，我已经叫人去请他来了。”

“那要再拖一段时间了。”柏翠纳几乎是愤怒地说。

“没办法的事嘛。”罗洛答道。

“不，不行！”她说：“人家已经够迟了，你为什么不早叫醒我？”

“我怕你会生气嘛！”他说：“我知道你很疲倦，而且坦白说，我是想等劳莱小姐来才叫你。”

柏翠纳感到那是强词夺理，可是她无话可说，除了自责，她该责备谁？

“我去看看铁匠来了没有。”说着罗洛离开了，把她孤独地留在房间。

柏翠纳在房里随着方步，焦急愤怒地想道：我应该想个办法！可是她确实不知所措！

过了老半天，罗洛才回来。

“铁匠呢？”她很快地问道。

他招摇头。

“他们说快来了。”

“我们雇一匹马。”柏翠纳建议。

“你应该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罗洛回答：“就算要也不一定跑得比我们快。”

“不行！不行！”柏翠纳焦急地叫嚷。

“我去看看还有什么法子。”罗洛怕柏翠纳再提什么建议，赶忙借口脱身。

他去了那么久，柏翠纳以为他去察看马蹄，可是最后他回来时，未待启齿，柏翠纳已经知道结果了。

“铁匠不在，对不对？”她问道。

“马夫回报说铁匠不在家，他们说只要他一回家马上叫他来。”

“那我们怎么办？”她绝望地问。

“不用急，柏翠纳。”罗洛回答：“这是倒楣，没办法。我看我们不要急，先吃点东西再说，等马备好了，即刻回伦敦，现在急也没用。”

说的也是，现在柏翠纳除了同意又怎么办呢？

心不甘情不愿，她又脱掉软帽。虽然她不饿，也该吃点东西，吞些食物。

也许她觉得需要些刺激来减轻忿怒，就喝了一杯马第拉酒。

罗洛又叫了一瓶香槟，然后出去看看有什么苗头。

他回来后，柏翠纳绝望地想，时间越来越晚了，回到伦敦不知已经几点，伯爵一定暴跳如雷，说不定把她送回哈罗门去。

酒菜来时，罗洛尽量取悦她。她拼命告诉自己，没有理由对他生气，这本来不是他的错。

她只是后悔这次疯狂的报复，不能为了自己的愚蠢而谴一责罗洛。

罗洛劝她喝点香槟，可是她只是沾了一点。

这毒药害得她睡着了，否则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

晚餐时，他恭维她，安慰她，这些动作伯爵看到又要骂人了。

有几次，她试着把话题转到别地方，可是他还是绕回来，说他多爱她，说上次她不再理他使他多痛苦，无非是一些甜言蜜语。

“第一次见到你我便为你倾倒。”他说：“你是第一个我想要跟她结婚的女孩子，可是多么讽刺，你的财产居然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铁匠真的会来吗？”她顾左右而言他。

她发现自己无法集中精神聆听罗洛的废话，现在唯一考虑的是怎样早一点回到伯爵身边，还有伯爵会多么生气。

“我相信会的。”罗洛温柔地说。

他走出房间。女仆进来收盘子，留下一瓶葡萄酒。

“我们不想喝酒了。”仆人摆下两个杯子，柏翠纳说。

“是那位绅士叫的，小姐。”

柏翠纳无话可说，越来越感觉罗洛是不准备早点离开了。

一切事情都那么倒霉。

第一、跟罗洛到这么远的地方，不管发生什条事，都非迟归不可，实在太蠢了。

第二、马失前蹄，铁匠又不在。

“他该已经到了，应该到了！”她自言自语着。

这时，罗洛回来了。

“来了没？”她焦急地问。

罗洛摇头。

“这不可能的！”柏翠纳高声嚷着：“我坚持雇一辆车，一定雇得到，否则一匹马也可以拉到伦敦。”

“恐怕不行。”

“为什么？”她问：“没有四轮马车也有两轮的啊！”

“就算有，”罗洛说：“我也不会去叫。”

柏翠纳惊得目瞪口呆，久久说不出话来。

“这是什么意思？”

“告诉你，柏翠纳，我爱你，今晚我们不回伦敦，就住这儿。”

柏翠纳更惊愕了。

他走过来，嘴角浮着一丝微笑。

“我需要你，我爱你！”他说：“自从你的监护人不准我们交往以后，我像丧家之犬，彷徨无依……”

“你在胡说什么？”柏翠纳骂道，几乎透不过气来。

“我说我们今晚住这儿。”罗洛答道：“那样明天回伦敦，伯爵只好答应我们结婚，他不得不答应。”

“你疯了？”

“是的。”他答道：“为了你，我疯了，我爱你，柏翠纳。”

“我不要住下！”她叫着：“我马上回伦敦，走路也要回去。”

她说着向房门跑去，可是只跑了两步就被罗洛巨大的手抓住，抱在他怀里。

“你必须在下来”他说：“我需要你，我的小柏翠纳，你逃不掉了。来吧！来！”

“你敢！敢碰我！”柏翠纳愤怒已极。

她挣扎著，用尽吃奶的力气捶打着他。

她知道她太强壮了，被抱在他的臂膀里，她是无能为力了。

他紧抱着她，简直要折断她的腰。虽然她扭动着，挣扎着，尽力要犯他推开，可是一点效果也没有。罗洛只是对着她的挣扎格格地笑。

“我们在一起会幸福的。”他说：“你是我的理想夫人，有一天你会学会像我爱你一样爱我。”

“不！决不！我不嫁给你，我恨你！”

“我会使你回心转意的。”

柏翠纳继续挣扎，可是越来越无力了。

要斗力气是不可能的，到最后，她只有精疲力竭，屈服在他的钢铁腕力之下。

她努力想办法改变策略。

她停止挣扎，抬头望着他说：

“放开我，你这样强迫我……嫁给你，你知道，我们……不关是你还是我都不会幸福的。”

“我会幸福的。”罗洛微笑地回答。她知道他是在觊觎她的财产罢了。

从头到尾，这完全是一个阴谋！从宝松园的对话起就计划好了的阴谋，今天不过是付诸实行罢了。

他早已伺机染指，今天误陷贼窟，除了后悔自己的愚蠢，还有什么话

说？

“听我说，”她绝望地说：“假如你现在送我回伦敦，我答应付给你一笔钱，而且不会让伯爵伤害你，或是找你麻烦。”

“我看得很远，你若嫁给我，他就不会找我麻烦了。”

“我不可能嫁给你，我不愿意。”

“由不得你，”他答道：“只要你顺着我，会觉得非常有趣的。”

柏翠纳知道，他认为她的财产已经支配在他手中了。他的话不错，一旦今晚在此渡夜，除了嫁他之外别无选择余地了。

绝望的恐怖！她爱伯爵超过一切，只要被任何其他的男人碰触，都是一种玷辱，而今……”

“求你……求你……听我说……”

“太迟了。”罗洛说：“我看得出你也是多么需要啊！来！今晚让我们共度良宵。”

说着他低头寻找她的嘴唇，柏翠纳摇晃着脸逃避。她知道，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她绝望地想着，现在一切都完了，没有逃离魔掌的机会就要失去一生的幸福了。

她挣扎着，罗洛紧抱着她的腰，使她步步撤退，一直到身子被桌子抵住。桌子上放了一盘冷肉，这是晚餐吃剩的。

她伸手向后抵住桌面以免被压倒，这时她感到手指摸到一样东西。

## 第七章

伯爵到了奥斯特雷公园和杰西伯爵进过午餐之后，归心似箭地赶回伦敦。

他感到自己在任何场合都无法集中精神。

他的心中盈绕着柏翠纳忧郁的表情、痛苦的声音和乞求他谅解的无奈。

他心平气和下来，才清楚地看出，她所以要为新闻记者制造一则新闻，动机在于使他和艾索达的事免于见诸报端。

喔！难怪亲王和其他的客人都回去之后，艾索达还死皮赖脸的要留下来，说什么有重要的事要商量，而所谓要事就是要求伯爵跟她作爱。

可是奶奶在楼上休息，他怎么可以在自己家搞这玩艺儿？

于是他们开始争执，吵架，直到伯爵狠下心来把她送走。

他明白的告诉艾索达，他们之间的关系到此为止，现在他了解为什么她那么不知趣。

她对伯爵的绝情无动于衷，因为她肯定不管他怎么说，他都会被迫跟她结婚。

回伦敦途中，他一面执辔，一面思维着，为什么他会对柏翠纳那样生气？只因为他不愿意柏翠纳知道他和这两位女人——艾索达和葆蕾之间的秘密而已。

他一直不愿意别人探索他的隐私。

知道柏翠纳对那些可怜的雏妓寄以深刻的同情时，他很惊讶。尽管他深知她们的命运是由于不平等与贫穷造成的，他的同情心还是没有她那么深刻。

柏翠纳的感情多么敏锐细腻。做为她的监护人，他有责任帮助她。

象柏翠纳这样的个性，也难怪会很容易卷入他和艾索达、杨妮和公爵间纠缠不清的关系中。

快讯报刊出天堂街火灾的消息之后，伯爵必须忍受许许多多朋友的戏言和敌人的嘲弄。

他算得上社会贤达，地位很高，他无法容忍情妇的不贞。

他接受了每一句冲嘲热讽、挖苦的微笑和哭笑不得的幽默。

他表面若无其事，私底下却很愤恨被人羞辱。这就是为什么他讨厌柏翠纳管他闲事的原因。

他检讨自己的行为，感到有点羞耻。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反省自己。

他毫不留情地送了一封信叫杨妮立刻从天堂街滚出去。

杨妮也早知道这个下场，现在又找到一个非常富有的姘头、一个年老的贵族，他已经追了她好久。

当然她并没有交还伯爵给她的马车及贵重的珠宝。

伯爵并不想谴责公爵，也不改变对戏谑他的朋友的观感。

他了解贵族子弟们都很敏感，他们一定在俱乐部里谈论着伯爵会不会叫他出来决斗，可是伯爵宁愿自认倒霉。

可是柏翠纳参与这件事，却使他更觉难堪。他不但对自己受到的待遇感到愤怒，而且对像柏翠纳这样年轻可爱的女孩卷入这个风波感到恼火。

回到伦敦，他决定要跟柏翠纳道歉说了那些气话，从此要改变态度。

现在他知道了，她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他。

当然像柏翠纳这种少女是不该管这些事的，可是她不是那种成天嘻嘻哈哈，听到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平凡少女。

“她有勇气。”伯爵自语着：“她是我所见过最有想像力的女孩子。”

只有柏翠纳，他的嘴角浮着歉意的微笑想道，才能把事情干得轰轰烈烈，在地下室放烟火，叫消防队来救火，然后把公爵和杨妮赶到街上来。

他越想越有意思，想着想着车子已经进入车水马龙的闹区。车子轧轱声，夹杂着他的笑声。

他真希望看看公爵裸着上身，杨妮穿着透明的睡衣被消防队员围观的情景。

漫画家画了一幅讽刺画，这幅画将永远提醒他，决不要信任那些“流莺”——就像柏翠纳说的一样。

他驶过公园街，回到家，嘴角的微笑还没有褪去。

这是下午六点半，他决定今晚不跟朋友怀特一起进晚餐，要留在家跟柏翠纳一块儿。

可是总管禀告他，林敦小姐还没有回来。

“老爷，大约下午一点钟，她驾马车出去了。”

“跟谁？”

“不知道，当时我在地下室，有一个仆人看见她离去，可是他不认识那个男士，虽然他以前来过。”

伯爵想不出会是准。

他上楼去向奶奶请安。

奶奶愉快地望着他。

“怎么？在奥斯特雷公园过得愉快吧？”她问。

“房子的确壮观。”伯爵答道：“柏翠纳到那儿去了？”

“柏翠纳？”公爵夫人问：“从早上我就没见到她了，下午我睡了一下午。”

“也许马上就回来了。”伯爵说，他不愿使公爵夫人操心。

他知道公爵夫人跟其他老人一样，总是为了芝麻小事操心不已。

他上楼更衣，等他再度下楼，柏翠纳还没回来。

他等了一个钟头，才扫兴地独自进餐。

他想，柏翠纳如果要跟朋友吃晚餐，晚一点才能回家也该跟奶奶报告一声才对呀。

今天柏翠纳有点儿怪。自从她进了史塔佛顿家门，一向对公爵夫人非常有礼，非常规矩，这使得老人家非常高兴。

也许为了怕伯爵骂她，她故意延迟回家的时间。伯爵想到早上对她的态度，心中非常难过。

他想起他曾要她滚出去，说他以后言行要战战兢兢，否则不晓得柏翠纳会给他搞什么鬼。

吃过晚餐，伯爵上楼到书房，吩咐仆人说，柏翠纳一回来就通知他。

他坐下来读报，又选了一本爱读的书，却无法集中精神。

他不断地看钟，越来越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

他正要摇铃问问柏翠纳是不是已经回来了，她刚好打开房门进来。

正要责备柏翠纳害他等得这么焦急，可是看到她的表情，他的话说不下去了。

他被她苍白的脸、惊惶的眼色、散乱的头发吓坏了，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料定出事了。

柏翠纳站在他跟前，全身不住发抖。

“怎么了？”他问。

久久回答不出来，然后以一种几乎听不见的沙哑低沉的声音嗫嚅着：

“我……我杀人了！”

说着别过头去。两个箭步，伯爵站在她旁边。

他抱住她。她全身颤抖不停。

伯爵把她抱到沙发上。

“原谅我……原谅我！”她呢喃着。

伯爵让她倚在丝垫上。走到调酒盘，倒了一杯白兰地端到她身边，坐下来，扶着她的肩膀，把酒送到她唇边。

“喝一点，喏。”他说：“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她只沾了一下，摇着头，她恨死了酒。

“再喝一点。”伯爵说。

她太虚弱了，经不住他的劝诱。

浓烈的酒精流入她的喉咙，一瞬温暖驱走周遭的黑暗。

她推开剩下的半杯酒，伯爵把酒杯放到沙发旁的桌上，然后平静地说：

“来！好好儿说吧。”

柏翠纳抬头望看他，眼光暗淡，充满恐惧。

“我杀了他，”她重复说：“我把他杀了。”

“杀了谁？”

“罗洛！”

伯爵咬着嘴唇，愤怒之情并没有使他改变平静的表情：

“从头说起吧。”

柏翠纳紧握着伯爵的手腕，踌躇口吃地将她怎样在公园遇见罗洛，那时因为受到伯爵的刺激，就报复地接受他的邀请去参加劳莱女士的赛车。

“后来我才知道，”她凄惨地说：“……事实上这完全是个骗局，他只是藉口和我同车，把我骗到酒店去……。”

伯爵鼓励她说下去，柏翠纳一面哭泣，一面倾诉一切的委屈与羞辱。

“我知道。”柏翠纳泣不成声：“我太愚蠢了……我想逃走……可是他力气太大……我……我没办法……。”

“然后呢？”伯爵佯作平静地问。

“我一面挣扎，他就把我抱着向后退……然后……我被一张桌子……我摸到一把餐刀。”

她痉挛地抱着伯爵。

“我感到……这是唯一能够使我脱身的东西……我……我……”

“你怎么样？”

“我用尽所有的力气……往他的肚子捅上去。”

柏翠纳说着大哭起来。

“太可怕了！怎么会那么容易……一捅就捅到刀柄，只听到他尖叫一声……然后就倒下去一动也不动了。”

伯爵感到柏翠纳不住地战栗。

“他躺在血泊中……血像泉涌一样流满一身。”

“然后你怎么办？”

“我实在不忍卒睹……我看他已经断气了。”

恐怖使她止住饮泣，仿佛死亡的景像历历在目。

“我跑出房间，走到通道……酒店的大门开着，我看见外面一辆马车……虽然没有你的漂亮，可是那是两匹马拉的……我走上去，发现车上有个马夫。”

停顿了一下，她说：

“我跳上马车，告诉马夫说：‘出事了，你主人叫你快会，来，我帮你拉住车子。’”

“他相信你吗？”伯爵问。

“他把马车交给我。”柏翠纳答道：“于是我坐到驾驶座，策马奔驰。”

伯爵不禁暗自叫绝。

“我听到后面有人在叫喊，”柏翠纳说：“可是我没有回头，快马加鞭，直驱通往伦敦的大路。”

柏翠纳告诉伯爵，她立刻发现伦敦并没有她想像的那样远，原来罗洛故意引她舍近取远，目的就是要拖延时间，一亲芳泽。

叙述完这段事件，柏翠纳战栗地低声说：

“他……死了，我猜他死了。”

“我要去看看。”伯爵说。

她抬头望着他，心怀疑惧。

“我不仅要看看罗洛是不是真的死了，”他继续说：“还必须把你‘借’的马车还给原主，我不愿你被人家控告窃盗。”

他微笑着站起来，柏翠纳紧抓住他的手不放。

“不要……不要离开我。”她哀求着。

“必须去看一下。”伯爵答道：“马上回来，你留在这儿，或者上床休息。一回来马上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

他站起来，可是她仍然不让他走。

“我……我怕。”她说：“我怕，我会闹得满城风雨。我知道你会气死我了。”

“不会有什么事的，有我在。”伯爵坚定地说：“不要绝望，柏翠纳，事情不会像你想像的那么坏。”

他伸手把她抱起来，让她舒坦地躺在沙发上。

“睡吧，”他说：“你太疲倦了，不要紧的，恐怖是最累人的了。”

她望着他，大大的眼睛在苍白的脸上闪耀着。

“我会尽快回来。”伯爵说着弯下身子给了她一个轻轻的吻，就像对小孩子一样。

但是他知道，他不是吻一个小孩子，而她在心理上的反应也必定不是小孩子的。

柏翠纳静静地躺着，毕生最难忘的该是这个吻了。

她知道他只是为了安慰她，可是因为爱他，她感到心砰砰地跳，感到从未有过的喜悦。

他吻了她！

她会永远难以忘怀。可是，她暗自思索，也许自己没有什么“永远”了。

她杀了人，而杀人者死。

柏翠纳知道杀人犯在处绞刑以前，必须关到纽架监狱，即使没有处死，也要遭到流放。

以前听到的监狱的苦难、绞刑的恐怖、流放澳洲等等情景不断浮现眼前，天旋地转地盈绕脑际。她掩面哭泣，周遭的一切随着沉沉黑夜更趋惨淡。

会不会在伯爵到达钥毛酒店以前警察已经到史塔佛顿家来捉她？

也许酒店老板发现罗洛躺在血泊中，早已报警了，而她将在伯爵回来以前被捕。

不知酒店老板是不是认得出她。

也许罗洛已经告诉他们她的名字，甚至像尼可拉·宋顿一样，用她的名字签帐。

越想越害怕，她站了起来。她不能躺在这儿等死，上楼到自己的房间。

她没有打搅女仆。

望着镜中的自己，惊讶地看见自己面色如土，头发散乱。

刚才跟罗洛挣扎，衣服已经皱榴不堪。

她脱下来，丢在地上，然后准备换一件衣服。

拉开衣柜门，她不知道到监狱里要穿什么衣服，又恐惧得全身颤抖。

她仔细注意房门外面的动静，说不定仆人会上楼来敲门，告诉她警察正在楼下等着她。

“我必须躲起来！”柏翠纳告诉自己：“必须躲到安全的地方，直到伯爵

回来。”

她慌忙地换了衣服，披上一件暗色天鹅绒外套。

抽屉里有一个手提袋，放了一些钱。

她取出手提袋，然后打开房门。大厅有人看着，她从旁门的小楼榔下去。

这条路通往李查逊先生的办公室。

她走到门口，倾听着，里面毫无动静，她想，也许现在李查逊不在。

她小心地打开房门。

油灯还点着，她可以看得清房间的摆置。

她像小猫一样轻盈地定进屋里，蹑足走到墙边，墙板上挂着一大堆钥匙，每一个钥匙都贴着标签，很容易就找到天堂街那栋房子的钥匙。

打开了后门，她往后花园遁去。

柏翠纳打开天堂街别墅的大门。

天色漆黑，她循着宋顿告诉她的路线，摸黑到小小的厅堂。

摸过甬道，走到后面的一个房间，知道从这儿的窗子可以眺望转角的马路和后花园。

她确定房间内空无一人，打开门进去，感到地板软软的，这还是一个铺着地毯的房间哩！

走了两步，差一点被椅子绊倒。她摸到一张沙发坐下，心情稍为安定下来。

商开史塔佛顿公馆以前，她在床上给伯爵留了一张字条。

她知道，如果他在书房找不到她，一定会上楼到她房间去，他答应过的。

她告诉他自己到了这里。

假如她找不到这儿，那只好再回自己的房间去，除了这两个地方，她已经走投无路了。

现在只有苦等。假如伯爵发现无法救她，他会给她钱让她偷渡到外国，或者到苏格兰一个没有人能够找得到她的地方。

她忧虑地想，也许注定要隐姓埋名，孤独地了此残生了。要是那样，或许一死了之还更好些呀！

她悲观地落下珠泪，越想越觉得这一辈子就会因此断送了幸福。伯爵也会因为惹了那么多祸而抛弃了她。

尽管他那么仁慈，却并不代表他不讨厌她，就像这次烟火的事，他心中一定充满怒火。

“我爱他！我爱他。”柏翠纳对着漆黑的世界呢喃着。她回味着他的唇正在自己唇上的压力，一股愉悦的暖流涌自心头。

“他真了不起……每一方面都那样伟大。”她想：“岂敢奢望他不把我当成讨厌的孩子？”

他本来就不愿意做她的监护人，他是不得已才承当起这个责任。

她怎么也想不到会爱上他，更想不到限他住一块儿会那么快乐。

“至少他已经吻过我了。”她自言自语，似乎从此痛苦地过一辈子也不会后悔。

假如她必须从此隐遁，那么告别的时候，假如她要求，他愿不愿意再吻她一次？

她多么企望，多么需要被他强壮的臂膀拥在怀里，把火热的唇印在她的……

时间过得这么慢，慢得叫她坐立不安。伯爵怎么了？会不会抛弃她？会不会管她是不是躲在一个漆黑的房间？

也许他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摆脱她，忘了她。

也许，她突然想起，她躲到这个以前藏娇的金屋，会更惹他讨厌吧？

从史塔佛顿公馆逃出来，柏翠纳第一次怀疑自己这么做是否聪明。

她可以闻得到杨妮留下来的香水味，可以听到伯爵对她的爱的呼唤，而她那柔媚优雅的嗓音回应着。

柏翠纳啜泣了，掩住耳朵，似乎要抹去那恶梦的幻象。

突然间她听到了声音，是梦？是警察？还是伯爵来救她？

有人开门进来了，她屏住呼吸。然后她听到有人唤她名字。

“柏翠纳！”

啊，不错，是那深沉的声音。柏翠纳应声站起，跃向发声的地方。

伯爵张开臂膀，环抱着她，感到满怀的温暖、柔媚与痴狂。

他紧紧地拥抱着她。柏翠纳的头埋在他宽广的胸前。

“一切都没事了。”他温柔地说：“他没死。”

她抬起头，半信半疑地说：

“他……没死？”

她几乎说不出这个“死”字，声音细得只比呼吸要大一点。

“他还活着！不过受了重伤。”伯爵答道：“他是罪有应得。”

柏翠纳又把头埋在他胸前，感到一种压抑不住的放心，掺杂着伯爵紧抱她的美妙感受。

“真……真的吗？”她结结巴巴地说。

“真的。”伯爵答道：“现在用不着躲起来了，可以回家了，亲爱的。”

柏翠纳惊喜得楞住了。

相信自己没有听错之后，她抬起头，伯爵的嘴唇恰似压下的山影封住她的唇。

她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在梦中，只感到自己的心灵、魂魄，甚至全身都被融化，变成他的一部分。正如她长久以来企望的，她完完全全属于他了。

他的嘴唇越来越饥渴，她感到自己被生命的光辉环绕着。

“我爱你！”她欲言又止，感到言语无法表达此刻的感受。

现在他们不是在现实世界，而是在天上仙境，是星星，是月亮，是神仙。

“我的宝贝！”他说，声音低沉，带着些微的激情：“没有一个女孩子像你这样高深莫测，这样桀骜难驯。”

“我爱你。”她耳语着，几乎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她已被他吻得沉醉销魂了。

“我也爱你。”

虽然周遭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她依然凝视着他。

“你……爱我？”她嗫嚅著：“真的？”

“真的！”伯爵答道：“可是亲爱的，这不是我们说话的地方。”

“我不知道，也从来不敢奢望你会爱我。”

“我在控制自己。”伯爵承认了：“就像对其他女人一样。但是，柏翠纳，

我已经禁不住了，经过这场风波，我感到不能没有你。”

柏翠纳快乐地哭了。

伯爵抱紧她。

“假如你把罗洛杀了，我们必须一起逃到外国。”

“你是说，你要跟我一起……”

“你以为我放心让你单独飘泊？”

伯爵笑了：

“我在你身边，你已经给我找来这么多麻烦如果我不在你身边，不知道要闯出什么大祸了。”

“但愿我能跟你一起。”柏翠纳说：“永远……永远……”

“一定。尽管我害怕你不晓得要把我的人生导引到什么境地。”

“我会好好听你话。”柏翠纳的声音充满了真诚。

沉默了一会儿。

“请你……”她耳语着：“请……再吻我……”

他的吻更加激动、更加饥渴，这使得她心底的星星之火煽得烈火熊熊，几乎全身都被销毁，变成了火焰。

“我爱你，我爱你！”他放开她时，她依然失神地呢喃着。

“走吧！回家去。”

他拥着她的肩，摸黑走出大门，外面等着他的车子。

他搀扶着她上车。马夫把车门关上，他们又紧紧地抱在一起。

她的头倚着他的肩，幸福的叹息着说：

“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

“我驾车到领毛去，”伯爵答道：“只有一个马夫跟我去。另外还驾了一辆你偷来的车子一块去。”

“车主很生气吗？”

“我到达酒店。”伯爵继续说：“出乎意料之外，四五十分钟就到了。进了门，看到十几个人大声地喧嚣着，他们看着我进去，我说：

‘谁掉了一辆车子？’

大家都楞了一下，然后一个老人，看起来是个典型的乡绅，回答说：

‘我的车子被偷了，先生。’

‘那物归原主。’我说，‘我看见路旁有一辆车子没人看管，马儿在路旁吃草，就带来问问看。’

伯爵微笑地继续说，

‘那些人欣喜若狂。我说：

‘发生了什么事？怎么说是车子被偷了？’

‘是一个伦敦的小姐，先生。’酒店老板说：‘她跟一个公子到这儿。’

‘后来呢？’我问。

‘那个小姐太坏了，跟公子吵架，居然动刀把他肚子捅了一个洞。’

‘啊——老天！死了没有？’我叫起来。

‘差一点，医生说他要躺在床上躺个三四星期才能起来。’

‘那会影响你的生意呀！’

酒店老板打量了我一下，说：

‘我们会少一些客人。’

‘我想你会好好照顾他了。’我说。”

柏翠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以为他活不成了……他流了好多血。”

“忘掉他吧。”伯爵说：“永远不要再提他。”

“你会原谅我吗？……我接受……他的邀请。”

“我不会计较，只要你答应我，今后除了我的马车，不再驾别人的。”

柏翠纳格格地笑着说：

“我答应，没有人比你的马车更棒了。”

“看起来我的马比我更具吸引力。”

“啊不！你知道，除了你，我不会想念其他任何人、任何东西。”柏翠纳答道：“还是不敢相信，像我惹了这么多麻烦，而你……仍然爱我。”

“做你的丈夫要特别小心，特别耐心。”

“你是说……你要娶我？”

“你不是说，你不愿意结婚？”

她脸红了，她知道，伯爵指的是她曾坚持要当“流蔡”的事。

“我怕我会使你失望，”柏翠纳说：“我老闯祸。”

“虽然你闯了不少祸，使我焦急、操心、生气，可是我依然爱你。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女孩子，也从来没有为一个女孩子这样着迷过。”

“你把我说得太好了，”柏翠纳说，“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只要爱我，”伯爵答道，“这才是我需要的，我的宝贝、小淘气。”

她倚偎着他。

“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

“我也是。”

他想吻她，可是车子已经到了史塔佛顿家门。

柏翠纳走进大厅，明亮的灯光使她眼花撩乱，这不仅由于长久处于黑暗中，更因为她在幸福之中，一切事物都显得格外灿烂夺目！

他们进了书房，关上门，她转身望着伯爵。

没有一位男士能像他那样雄伟英俊，充满安全感。

“想什么？”他微笑地说。

“我在作梦，”她的声音颤抖着：“你怎么可能会爱我？”

伯爵张开了臂膀。

“来！让我证明一下。”

柏翠纳飞奔过去，伯爵紧抱着她，温柔地说，

“小淘气，你实在太诱人了。我无时无刻不想起你，想起你每一句话，想起你的眼神，还有你头发上的火焰。”

他笑了。

“你给我从未有过的感觉。”

“也许……你再了解我一点，会很烦我的。”

“我想不会，”伯爵答道：“因为你的内在就像你的外表那么动人。亲爱的，我以前遇见过的女孩，没有一个有你的思想、感性和勇气。”

“还有许多事，我要向你学习，可是自从我到这儿，有许多事我都不敢多问。”

“我也有许多事要跟你学。”伯爵说：“你是与众不同的。”

她似乎难以遏抑内心的渴望，伸手搂着伯爵，伯爵也紧拥着她。幸福的拥吻，把他们的心灵、魂魄和肉体燃烧成一团烈火，变成天上的星星、月

亮，变成太阳灼热的火焰。

